

洪

讀左補義
宣公
成公

□ 12

3126

7

8126
7

讀左補義卷十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拔

宣公二

經

申庚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解杜

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幸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
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
重事省文也。仲遂卒與祭同日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
山東平。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萬釋又祭。陳昨之禮。所以賓尸
陰縣境。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萬釋又祭。陳昨之禮。所以賓尸
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籥也。故內舞去籥惡其
聲聞何休曰籥吹以節舞也。呂說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文
舞謂之籥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舞也。萬
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于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戊子

讀左補義

卷十八 宣公

一



鄢陵篇疏云
謀者軍中何
侯問隙今謂
細作之人也
秦晉兵爭彼
此交誦所以
非徒志怪也

夫人嬴氏薨

宣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按白狄始見經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月三十日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

君敬嬴

敬諡嬴姓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克成也

○城平陽

按今山東新泰縣西北有平陽故城

○楚師伐陳

○八年春

白狄及晉平

夏會晉伐秦

社解經在仲遂卒下從赴

晉人獲秦

謀殺諸絳

市六日而蘇

蓋記吳也

有事於大廟

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按有事與有大事皆指禘祭也仲卒于垂無死即赴

仲氏非字也

弒君之賊乃與季友叔肸同卒傷魯之失刑

也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皆舒也

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

矣

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有故舒城

楚子疆之

正其及

為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庶人葬不為雨而止者禮儀少也

敬嬴彷彿成風所為然哀姜有罪而齊殺之非成風殺之也出姜無罪嬴與仲遂弑其二子而逐之又絕其廟祔嬴豈成風比哉先儒謂仲遂道死嬴不克葬皆天譴也而說者曰定公雨不克葬聲伯卒於貍脰豈亦天譴耶不知彼則數之適然者也此則理之一定者也君子論其理茲二人者即擬諸慶父誅而哀姜戮無不可也然則經於宣無譏歟焉荆南曰書日中而克葬譏亟也若葬無譏則書庚寅而克葬可也蓋葬必以朝故記曰及日中而虞既以雨止而至庚寅何不可更易一夕之期而必日中亟葬哉又記稱墮引至於道遇日食止於道左以待明復則遭事之

變葬可易期審矣按此本崔西疇說而暢言之然則傳曰禮者以雨不葬也又曰不懷者以不能懷其親而亟葬也公昧喪事先卜遠日之義矣

城平陽書時也高注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

李氏廉曰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按傳云水昏正而裁水昏正夏之十月也役在此時故曰書時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疆

經辛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杜解東夷國也按今在山東沂水縣南八月滕子

卒昭公卒子文公壽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于竟外故書地成公

無此聘霸衰
而周室益微

卒子景。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卒子。穆公邀立。○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言用而
陳可存，身死而君就弑，忠賢之有係乎君國也。杜氏以書名之，故謂不貴于春秋，謬矣。
九年春，王使來徵也。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獻子初出，而見重于天王如此。

秋，取根牟。言易也。經筌齊右之。

魯每乘霸衰，便肆惡取國，又何責於楚。

滕昭公卒。為宋圍滕傳。

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侯不會。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

以楚莊之雄鷲，又得良佐輔之，非晉與之相持，則泗上大

河諸國席捲而周室危矣。今者晉成客死，宮車出者輿觀

歸可哀也。魯德齊而絕晉，不見討者，以此時禦楚無暇及

耳。凡書卒于會，方會而卒也。書地，會畢將歸而卒也。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陸子靜曰：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關於宋。

晉霸衰而齊宋魯皆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杜解：二通於夏姬。鄭穆公女，陳皆畏

也。其相服。和服近身衣。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

效焉。宣示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

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邪也。反

無自立辟。法也。其洩冶之謂乎。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

棟林詩曰：從夏南月出詩。口舒舒糾皆指微舒也。舒皆將弑逆通國。皆知而舉朝。嘿嘿多辟。從宜淫來立辟。從無效來自者止治一人。

也一言而刃
及君國隨之
悼治也哀靈
也

人子

納之謂當納其諫故公從納字換出一改字來杜云納藏
和服非也引詩言上下邪辟人臣無由立法蓋傷之也昭
三年傳云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或譏傳以立辟貶洩治之諫
則將以遄死貶伯石之禮乎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杜解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
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鄭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卻缺
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
敗固就滅勝更可危蓋以晉霸之衰中夏無可倚也春秋
之楚真令人眠不帖席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杜解元年以賂齊也

不言來公如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已巳齊侯

元卒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

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六月宋

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

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

大夫稱字然則字季子天子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邾按

今在山東鄒縣東南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

使國佐來聘饑穀有水災嘉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王貫道曰十年四朝移此

事周君子猶以為過六年夏齊惠公卒崔杼音杵有寵於惠公高國杜解二家畏其偏

賣之補後

宣公

五

卷十八

凡諸侯之大夫違也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者上某下

某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

思好不接故亦不告按家氏謂自是至枏弑君蓋五十二年使枏得年七十此時方且弱冠不應權勢已盛因譏傳妄不

矢齒村倂侵性生弱冠已擅箭也質疑云或高國與崔氏和
父有怨乘此逐之其說亦是又據成十七年杼始爲大夫此

之曰有寵知已爲大夫也

凡史書某出奔某國者則告以名不告以族以其罪告也

書某氏出奔者則告以族不告以名不以其罪告也蓋罪

止一人而放者通放安得以罪告非謂本無罪也村後

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公之趨走齊惠自初立以至於死

虐謔至于不可忍恥之憤之激而爲弑靈自取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戮。公出自其廄射之。」

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蕞爾小國乘喪圍之又伐之宋鮑惡貫盈矣

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可傷

秋劉康公來報聘於劉經筵自此百餘年無聘魯之使

天王母弟敵一侯國大夫衰周陵夷至此

師伐邾取繹爲了家齊傳

季文子初聘於齊即位

益貝心甫

宣公

一

事子公依然無
謠幽而史靈
染指之怒未
平耶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經奎胡皆賊國武子來報聘子報文也

滕人事晉竟為宋虐魯人虐邾專向齊告皆晉霸之衰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按潁水之北諸侯之師成

鄭何記宋本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薄以四年弑君故也斲改葬幽公諡之曰靈諡法動靜

士會將兵迺趙林父逐楚潁北殊足錄也而聖人削之高

氏曰雖得鄭而不能有也非也聖人豈必保其將來鄭之

弑君歸生業已漏網而陳之弑君微舒未奉天誅蓋昔日

趙盾專晉固無望其能聲霸討也景公新立卻缺為政士

季主兵四方想望風采急宜率師入陳得微舒誅之則霸

討彰而文襄之業可繼乃舍王法不容之陳而亟于爭鄭

且鄭亦弑君也斲棺改葬鄭人自討而晉無聞焉是以討

賊之師為恤患之師也故五年荀林父及此年士會救鄭

皆不書傳叙討幽公之亂于救鄭之下此旨也既死而削

其棺何如未死而正其罪非襄公之能討罪國人歸惡于

歸生宋亦宣其罪以自解免也以卻缺之主敬有禮稱

說詩書而不明大義置陳不討完人之所以難也士會無

論矣

經丑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杜

辰陵陳地按今河南○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

狄于欒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主欒函狄地林解楚方

賈三甫後義于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與甚

言左列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丁亥楚子入

陳不有其地書入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

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

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

陳侯成公也辰陵陳地十年五月徵舒弑平國卽立成公

凡因弑而立必與會盟其位乃定是冬楚伐鄭鄭既與平

明年正月徵舒奉陳侯要楚子鄭伯爲辰陵之盟則是盟

所以服鄭伯亦以定陳侯也徵舒儼然廁壇坫之間何嘗

有討賊之志哉不然師次辰陵執徵舒甚易何待踰歷三

時始討夏氏乎聖人書之一以見黨賊而後之討賊非其

意一以見定陳而後之入陳爲叛盟也是盟也先儒謂

聖人初予莊以霸非也霸之可予以其猶知假仁仗義也

何謂仁安小國者是何謂義尊天子者是若自稱天子而

日殄人祀安得以爲假且所謂霸者中國推爲盟主晉惟

是年不盟遽奪其霸楚一盟而與之萬無是理況其所盟

止陳鄭二國而復貳于晉哉蓋主盟與霸自是兩事若以

霸其國言秦亦世霸西陲若以有功天下言則霸匪可以

輕予也於楚稱爵者猶僖二十一年書楚子也彼宋主會

故先宋此楚主盟故先楚

楚左尹子重莊解公子嬰侵宋王待諸鄆楚地按當在河令

尹薦艾獵孫叔齊莊弟城沂楚地當在河使封人慮事築城者疏云

以侵宋待鄆
起見侵伐亦
令尹之謀也

委略城功皆
子規其成在
用之專也

使字直貫通
節於素便見
合尹才能為
本郊之戰勝

得極正大為
一因字反托

怒其討賊是
名號楚莊純
以仁義欺人

請方補

卷八

八

城築之謀慮以授司徒司徒量功按量用功命曰按度其日分
財用所費多少而分配撥料之平板榦木孔疏餘兩旁郭土者
呂說平是商量稱奢本音築其輕重均負土器築土之柱量程
土物呂說程是泥物是材用得多議遠邇逸勞畧基趾行也呂說
先巡畧基趾是泥物是材用得多議遠邇逸勞畧基趾行也呂說
材事三句而成為十日不愆於素條目一般並無增損杜云傳
能使民

呂東萊曰左氏載版築用兵救災之事纖悉備具亦足以
見當時風氣近于三代皆著實做工夫為有用之學
晉卻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赤狄潞
故服役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
眾狄

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
也勤則功繼之補詩曰文王既勤止勤以創業文王猶勤况

寡德乎陳傳見晉不在諸侯而
從事夷狄楚于是主盟

明明求成而云勤止是美其詞也赤狄潞氏之滅機在此
然討賊大義讓之楚人可謂枉尋直尺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杜解十年夏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也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弟疏云氏猶言家遂入陳

殺夏徵舒轅裂車諸栗門陳城因縣陳滅陳以舒為楚縣按傳書

經書子入陳之上者李氏曰造其國都口入林野鄙去國

之竟也楚子入陳以下乃義陳侯在晉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

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

賣七甫後

卷八宣公

九

若直揭其隱則中其所忌妙在牽牛一喻隱隱躍躍使自會而不可討賊不為利上呂言其地樂居仁義之名急實二克仍得陳國之利名實並收其奸雄也

汪云可乎可哉問答極風致又作一喻與上喻相映

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疏云經
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而奪之牛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乎按牛有人牽之而蹊過人田罪之至微者也舊解以喻弑
走諸侯之服從我者以是猶蹊田而奪之牛也諸侯之朝晉不過錯
名諸侯若以貪歸之盟徵舒方我有陳侯亦將去也諸侯俱討徵
會之諸侯則辰陵之盟徵舒方我有陳侯亦將去也諸侯俱討徵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此解吾未之聞可討徵
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按周官百家之內曰鄉疏云謂夏氏

夏州今湖廣江縣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子陳書有禮
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楚子為辰陵之盟陳侯鄭伯與焉陳侯即徵舒所立者也
弑君已匝年矣楚子欲合諸侯徵舒欲定陳侯之位孔寧
儀行父又為之締合遂為此盟則楚之黨賊可知也豈知
陳鄭二君復朝於晉乎傳子殺徵舒後亟插陳侯在晉在
晉者往朝于晉也莊以貳晉咎二克而二克卸罪于徵舒
且誘以利于是莊色動遂誅徵舒而入陳何以見二克誘
之以其卒納二克故也向使陳侯服屬徵舒不貳則楚方
徵舒之為德也然則討賊者其名討貳者其實而因以利

之耳。聖人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者何也。斯時弑君疊見。總無一問罪之師。有能取賊臣轅之。則不必問其為何人。其人為何心。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楚人亦得而殺之也。夫何去其一賊。納其二賊。賊挾楚以制其國之命。使其君拱手聽命于淫昏之賊臣。而陳之從楚者二十有八年。討賊之功。豈足償納賊之罪哉。二冤不書陳。以其為楚之鷹犬。非陳所得有也。劉公是謂陳賴二冤而存。豈不謬哉。莊將入陳。下令曰。陳人無動。不必拒戰也。將討少西氏罪止一人也。可謂王者之檄。于是陳人開門逆莊入國。忽接因縣陳因者。乘其勢之謂也。乘其君不在。國民不拒敵。因而取之。黃東發曰。是乃賊盜之行。給而取之。也是也。縣

陳矣。何以卒舍之。蓋陳終不為我有。與其以興滅繼絕之名。予晉不如以誅亂置君之美。予已如盜已腹珠捕者。將至不得不取。諸其懷而還之也。傳以徵舒當誅。存國為禮。但點陳侯在晉一語。所以殺徵舒之故已明。下篇云鄭既受盟於辰陵。又邀事於晉。知楚子之何以圍鄭。知楚子之所以殺徵舒矣。

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林解傳所謂也。自是楚未得志焉。

經

甲子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杜解。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

賊臣當國而嗣位者非其子也。得葬。隨筆凡弑君不成。喪者必遲之兩年之久。使楚不討徵舒。將靈終不葬矣。用見成公之無能也。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為也。

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郟鄭地按河南鄭州○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

盟于清邱衛地按今直隸開州東○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清背

盟邱之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

也臨於大宮鄭祖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國人大臨守

陳城上僻倪者皆哭所以告楚窮也疏云俾倪視之名釋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

至三月猶不及事已見林父遷延入自皇門至於遠路九軌

達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所祐不能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禮典篇末武
者七德相發

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也創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民也滅其社稷厲周

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附注楊用脩曰書傳凡稱九者皆極言之後漢書曰九

指為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潘阂夫大

烏黃入盟子良鄭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是義然楚莊

反無役不親將而晉景以領國之師委荀林父將中軍缺代

之新將之魏季代林父勤惰之分勝敗之本荀林父將中軍

穀佐之服虔云食采于魏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缺趙盾將上

政將中軍士卻克佐之卻克缺之子趙朔將下軍盾代樂書佐

貴代將上軍卻克缺之子趙朔將下軍盾代樂書佐

貴代將上軍卻克缺之子趙朔將下軍盾代樂書佐

貴代將上軍卻克缺之子趙朔將下軍盾代樂書佐

貴代將上軍卻克缺之子趙朔將下軍盾代樂書佐

貴代將上軍卻克缺之子趙朔將下軍盾代樂書佐

此以林父之敗為主而敗之者為孫叔
乃林父之敗
孫叔納其言
孫叔之勝隨
武料之先穀
獨不謂然而
楚將孫叔伍
參而外如屈
蕩養由基

之。欒盾之子。趙括趙嬰齊。皆盾異母弟。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
 上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萬
 元孫。方說四大戰無書三軍之大夫者。惟邲特書。以先穀剛
 愼而趙括趙同助之。鞏朔韓穿有說。七覆事。荀首有獲。襄老
 穀臣事趙嬰齊。有具舟于河。事不可不先書。其職而趙旃求
 卿未得。魏錡求公族。未得。亦可知其以卿族在軍行而無職
 司矣。按此處叙晉官極盛而總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
 無宗室一人。可見公族之孤。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父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
 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服云間也。疏云。今
 有間隙。故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不可因
 得爲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不可因
 而征之。朱解。楚子六者。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
 行之。不變。是無隙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
 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討徵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按民不怨謗其政

有經也。常矣。荆尸而舉。荆楚也。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
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好也。犯矣。薦敖。孫叔敖。爲宰。尹
擇楚國之令典。按令典謂軍。軍行右轅左追。蔣在車之右者。
在左者。追求草蔣爲宿衛。傳曰。令尹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
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令尹前茅慮無。行前有斥候
踰伏。皆持絳白幡。見騎賊輿絳幡。見步賊輿白幡。備慮有無
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按茅明釋言。文舍人云。茅
昧之明也。言前途敵兵易于蒙昧。今使之明也。中權後勁。中
又楚貴菁茅。以爲旌旗表識。或說亦自可通。中權後勁。軍
制謀後以精兵爲殿。補正傳氏曰。言百官象物而動。孔疏。物
楚分其三軍爲五部。而使各專其職。百官象物而動。孔疏。物
旌旗畫物類。尊卑各有其軍政。不戒勅而備能用典矣。其君
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軍政不戒勅而備能用典矣。其君
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按賜老。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

此段逐字倒
承章法又變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也子姑且整軍而經武
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補注晉人釋楚而仲虺之祖許
鬼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詩頌篇曰於鑠也美王師遵養
反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時晦昧者惡積而後天道須臾昧也音酌致也致討于武篇名頌
日無競惟烈昧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撫弱者昧言兼并而撫有
之以務烈所可也注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附也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
非丈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
濟渡河呂說後來賞鞏之功方分六軍然此時知莊子荀曰
已有六軍部分所以鞏子獨能以中軍佐

河云先穀專
命厥不能請
於林父以戮
之唯欲分其
罪于羣帥其
誤林父以敗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師三三之臨三三兌下坤上
變而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及執事林解凡執順
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成爲臧逆爲否今爲子逆命不順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川
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
竭也附注當讀有律爲句以如已也故曰律又自爲句言師
從帥爲臧否臧猶不臧也不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遇則天塞不得而敗矣杜非卦澤變爲澤乃成臨
整流則竭竭也不行之謂臨卦澤變爲澤乃成臨
臨孰甚焉命亦不可行之違此之謂矣果遇必敗敵遇
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殺爲明年晉韓獻子厥謂桓子曰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子以鄭屬楚故曰失屬
賈公疏義

國珍民者豈
不尤重于穀

節其言而反
之壯烈中邦
饒風致亦反
之林父請死

在敖鄩之間
早占地利觀
下射虞走林
則有險可守

有所分也。捷成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
責元帥。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
鄢。鄭北。沈尹將中軍。寢縣或作寢。子重將左子反。公子將右將。
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祖父欲戰。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鄢。不無事矣。戰而不捷。
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
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前之。大旗欲遂歸也。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也。
通反。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行而不得聽。而無
上衆誰適從。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

待之。按王使孫叔敖改車北向。將戰。晉方說楚軍。政專制于孫
鄭州北有晉師。在敖鄩之間。敖鄩。二山。按今在河南。榮鄭皇
故管城。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
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雖律反。成楚師
必敗。鏡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書曰。楚自
克庸以來。在文十其君。無日不討也。治國人而訓之于也。民生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
器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
敖。蚡冒。蚡扶粉反。君。筆路。柴藍縷。衣。敝。以啓山林。儉。言此二君勤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警戒強國之根本。不可謂驕先
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

方云隨季總
迷楚之軍政
樂書則獨舉
車法其中軍
左右前後之
制既見于隨
季之言故於
後並舉左拒
右拒以備楚
之軍政其詳
於樂書之言
故於後並舉
游闕以備楚
之車法

陸宣公已節
制多門則人
心不一號令
不行

皇戊一番勸
戰楚子兩次
求或乘其將
佐不協令之
聚訟不暇設
備都為乘晉
師之地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其君之戎分為二廣之

親兵補正傳氏曰廣楚諸侯微要也

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戎車也

十五乘今廣一司馬法百人為卒二

周官少司徒五乘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

乘一卒此古軍制也春秋時以二十五人為

五人為一兩從劉炫云春秋時以二十五人為

制於一偏外別有一卒百人其卒附此偏

副蓋九百二十五人以從一偏此偏廣法也

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近官序也

之崇也所崇貴人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

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言見晉大夫自知非

楚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鄭又何俟必

從執子知季莊子疏云荀曰原同趙屏趙智之徒也趙莊子

趙曰樂伯武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滋長晉國謂與晉也楚

少宰名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也憂凶不能文聞二先君穆王

之出入此行也孔疏言往來于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

二三子無淹也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

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也遵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

辱候人謂伺候者敢拜君命之辱執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

之曰行人失辭對言誤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也按遷徙

逐楚軍不日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

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晉已許盟
已有日忽起
三子致師挑
鬯讀者亦無
限驚怪而當
時晉卿聽其
玩弄殊不可
虞

周云趙盾與
魏錡偕命而
往下當接夜
至楚軍但晉

入之敗雖由
二憾實以無
備之故故將
趙盾虛按放
下詳叙無備
且二憾怒楚
雖同而楚子
親逐令尹
恐王深入晉
軍故以全師
進則罪更
大也

方云晉師敗
後尚有楚人
教脫局逢大
夫免趙盾知
莊子獲襄老
等事若更叙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疏云周禮環人掌
致師蓋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也疾摩也壘而還樂伯曰吾聞
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也驅疾摩也壘而還樂伯曰吾聞
致師者左車射以蔽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
還左鑕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掉振也播也驂馬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
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者統箋樂伯射盡僅存一
矢麋起於前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
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
辭君子也既免復逐不晉魏錡子魏驥求公族欲為公未得而怒
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

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按是魏曰子有軍事獸人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子從者新殺為鮮見六得叔黨潘黨潘
命去之按錡於是趙盾子趙穿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
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呂說魏趙以
敗晉師人皆知其不可卻獻子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
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也猶登我喪師無
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
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也警也彘子不可設備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為伏兵故上軍不敗趙嬰齊
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補正傳因士潘黨既逐魏
賈左補後

此二事則篇
法散漫故因
篇連類預書
則收後三事
得以類相從
矣
周云具舟奉
桓子命為之
備不得已為
之也觀下先
濟有賞句可
知敗而先濟
不止嬰齊
入

透出孫叔曰
三字主帥何
等斷決

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於楚軍趙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
錡還而退趙旃之事趙旃在後至方云魏錡事已
未終故又叙旃之事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無所畏也
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今用舊法而少變之為偏
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舒銳反
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乙卯
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下日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兵車名服云屯守
之潘黨望其塵之塵按軾車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
之人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欲寫孫叔出令而緊抱王一語以見
帥權歸一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也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
戎車在十乘以先啓行先入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

林父不知具
舟則將何物
先濟若已知
之何不使下
軍皆具指可
掬一語慘甚

方云篇中登
見楚人乘廣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
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掬也
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今中軍下軍在上軍未動得書戰則言
上軍在也補注上軍在右
戰為虛文矣蓋晉恥未陳見敗告諸侯因
下軍從荀首獲襄老穀臣故以戰告也工尹齊夫楚大將右
拒陳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
傳唐久屬楚不復見於諸夏故定四年曰不穀不德而貪以
蔡以唐侯伐楚不書明年楚滅唐不書曰不穀不德而貪以
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差也敢藉猶假君靈以
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
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也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

讀上甫後
卷八宣公

之制故又舉此與前相應

又云因叙楚之乘廣連類而及之

因廣隊之奔連類及之表戶與下表老之戶相映

敗後猶有七寶而全者有

戰為。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之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之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或。傳。坐。戶。殿。門。失。關。免。唐。書。樊。噲。傳。諸。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前。皆。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楚。以。乘。左。得。勝。大。越。戶。官。道。八。年。傳。曰。觀。上。文。云。右。廣。初。駕。日。中。乃。授。人。向。左。謂。置。車。向。左。故。君。在。左。楚。王。乘。左。車。以。逐。趙。廣。得。勝。自。後。二。廣。則。舊。法。先。乘。左。廣。也。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施。在。軍。前。不。是。車。皆。有。坑。也。疏。云。軍。行。則。前。載。施。之。車。楚。人。基。之。脫。局。基。教。也。按。西。京。賦。人。基。之。蓋。是。晉。軍。局。車。上。兵。闌。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少。進。馬。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脫。之。而。後。進。基。其。器。反。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施。投。衡。乃。出。易。扇。風。便。旋。不。能。進。衡。云。施。上。橫。木。拔。取。旗。竿。投。於。衡。上。以。扇。風。故。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使。不。帆。風。則。車。差。輕。故。得。出。坑。也。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前。華。元。傳。倒。戟。出。井。人。俱。是。春。秋。近。古。猶。見。人。情。之。厚。趙。

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按。趙。旃。早。已。棄。車。此。則。乘。逆。已。之。輓。車。也。兄。與。叔。父。而。走。林。敗。走。失。車。故。脫。驂。令。乘。之。以。救。死。此。乘。馬。之。始。在。左。師。展。使。昭。公。乘。逢。大。夫。逢。音。氏。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馬。而。歸。之。前。逢。大。夫。逢。音。氏。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趙。旃。顧。曰。趙。旃。老。稱。也。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皆。重。獲。在。木。下。弟。累。尸。而。死。按。春。秋。重。世。卿。凡。在。服。屬。則。致。死。焉。逢。大。夫。以。趙。引。趙。使。也。此。二。子。無。顧。托。為。不。知。二。子。當。而。說。破。寧。推。大。夫。以。趙。日。逢。大。夫。也。忍。此。世。卿。氣。酸。使。人。頓。割。父。子。之。情。而。不。顧。林。以。棟。為。不。祥。卒。兩。全。之。賈。獲。舍。之。二。子。而。授。逆。臣。以。綏。哉。必。不。得。已。以。棟。言。逆。臣。忍。楚。熊。負。羈。夫。楚。大。囚。知。營。之。莊。子。知。莊。子。以。其。族。兵。反。心。如。此。楚。熊。負。羈。夫。楚。大。囚。知。營。之。莊。子。知。莊。子。以。其。族。兵。反。之。厨。武。子。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軍。知。莊。子。下。每。射。抽。矢。最。納。諸。厨。子。之。房。舍。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敗。後。猶。有。七。寶。而。全。者。有。

獨反而勝者
見晉無備之

穀臣之囚與
知晉之囚相

不叙此一段
而上面引詩
且以反對晉
人諸般狠狠
又反振下
美林父復位

詩左傳

卷十一

董澤

名澤

之蒲

可勝

既也

盡乎

孔疏言

用之不

可盡按

董澤今

知季曰

不以人

子吾子

其可得

乎吾不

可以苟

射故也

射連

尹襄老

獲之遂

載其尸

為下軍

之殿是

及昏楚

師軍於

邲晉之

餘師不

能軍不

能成

保全下

軍潰卒

言其兵

宵濟亦

終夜有

聲將不

能用丙

辰楚重

至於邲

也孔疏

重輜重

載器

物糧食

常在軍

日戰丙

辰始至

邲也

遂次於

衡雍潘

黨曰君

盍築武

軍

彰武功

而收晉

尸以為

京觀上

謂之京

觀臣間

克敵必

示

子孫以

無忘武

功楚子

曰非爾

所知也

夫文也

止戈為

武武

王克商

作頌曰

載載千

戈載橐

弓矢我

求懿德

肆遂於

時夏也

大允王

保之孔

疏言武

王以天

下既定

又求美

德之士

美又作

武名頌

篇其卒

章曰耆

也致定

爾功言

武王誅

紂其三

篇

曰鋪時

繹思我

祖惟求

定鋪布

也繹陳

也時是

也思辭

也頌

求安定

其六篇

曰綏萬

邦屢豐

年此三

六之數

與今詩

頌

次夫武

禁暴戢

兵保大

定功安

民和衆

豐財者

也七德

故使

子孫無

忘其章

章也今

我使二

國暴骨

暴矣觀

兵以威

諸

侯兵不

戢矣暴

而不戢

安能保

大猶有

晉在焉

得定功

所違

民欲猶

多民何

安焉無

德而強

爭諸侯

何以和

衆利人

之幾

幾危也

暴而安

人之亂

以為已

榮何以

豐財年

兵動則

武有

七德我

無一焉

何以示

子孫其

為先君

宮告成

事而已

祀先

戰武非

吾功也

古者明

王伐不

敬取其

鯨鯢大

魚名喻

不義

而封之

以為大

戮於是

乎有京

觀以懲

淫慝今

罪無所

晉罪

也犯而

民皆盡

忠以死

君命又

何以為

京觀乎

祀於河

作先君

賣三甫後

宣公

年

宋以一鄭
晉相形

習鑿齒以武
侯不從蔣琬
請貸馬護而
揮淚斬之為
不智不知用
活貴明顛顛

新而知晉所
山霸桓子復
而知晉所由
衰

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
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臣魚及子臧石制孔疏入
師於鄭國分鄭國以半予楚以半立魚臣而已擅其寵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
是類也言恃人之詩曰亂離憂病矣爰也其適歸詩小雅
憂病乎何歸於怙亂者也夫禍歸則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
鄭傳方說此詳經所不書以二國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
朝楚南北盛衰分界不可不志欲許之士貞子渥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傳
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盡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
王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

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春秋鑑楚再世不競
故也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耶林父復用卒未有以難楚不
殺何為秦不替孟明與晉類乎曰不類秦穆貪利而棄其師
非將之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
罪也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
位

晉人全軍救鄭義也鄭人已平猶欲撻楚亦義也所恨元
帥不得其人而喪師辱國故傳體經義處處蔽罪林父人
謂晉之釁在先穀等五人然先穀力主戰楚失霸不如死
壯哉斯言可謂大義激發斯時士會卻克荀首欒武俱在
行間即旣敗之後士會以七覆拒敵荀首以反戰見功而
况全軍在握士氣奮揚又何以畏之如虎也自知無能便

當知難而退。何以隨先穀濟師。隨季之對。何以先穀得夏之皇。戊覘軍。楚子求成之說。林父何以信之。士會請備林父。獨不之信。既欲其成。何以不使荀首知瑩而曲從。二憾之往。故傳寫諸人。債事皆所以罪林父也。先儒謂義正雖敗。不辱。可以論晉侯而無解于敗軍之將之刑也。城濮之役。先軫利於戰。而偏說不戰。以使之不得不戰。然後一戰勝之。此孫叔亦主於戰。餌之以不必戰。使之俱不欲戰。然後以驟戰勝之。先軫步步英鷲奇謀。疊出臨陣。却小心詳審。四面布置。孫叔步步閒暇。不動聲色。臨陣則焱舉鷹擊。迅速不停。兩人似不相上下。然先軫雖譎。退則明告以退戰。則明告以戰。且曰。戒爾車。乘敬爾君事。猶是霸者之

師。若孫叔聲聲說盟。息鼓弢戈。而忽然掩其不備。如鬼如蜮。蓋僭王之盜賊。又先軫之所羞稱者也。篇中關鍵在盟有日矣。一句。楚人口中用此四字。晉人心中只此四字。而楚勝晉敗。全在此。通篇分五大段。第一段圍鄭盟鄭。寫得楚子操縱。因心不叅旁議。便與林父反照。此時孫叔全未出。相早見。幃幄中。大有人在。夏六月。至師。遂濟。爲第二段。是專寫晉林父將中軍一軍之主。然自文六年救鄭伐陳。連年帥師。未嘗逢一大敵。蓋素與趙盾比。膽識并出盾下。又新將中軍。無以厭人望。故心實畏敵。傳從隨武語中。提出孫叔爲宰。寫得軍法井井。德立刑行。正反射林父諸般敗局。蓋諸將之不欲戰者。正以元帥之非其人。先穀

之病病在不知桓子耳。桓子猶豫未決，而中軍佐忽下令先濟。元帥安在哉？知莊明言軍律，欲以刑威先穀，而未曾交鋒，先思敗績，誤入韓厥六人分惡之說，遂爾濟師。此林父不能裁決於未濟之先也。此段已伏不知所爲之根。楚子次郟，至敗而先濟爲第三段，是專寫楚晉爲霸國，楚戰安能全勝？必晉人無備而一鼓可殲也。先使其驕，令其易我此迎先穀諸人之意也。後卽以成令其信我此迎桓子諸人之意也。易我謂不足備，信我謂不必備。下段云乘晉師卽乘此無備之師也。先遣鄭皇戌驕晉，且探虛實，傳連叙隨武轅武極寫楚師之勑。一則反照晉師一則便伏下段楚師之進銳不可當。皇戌歸，又使少宰如晉，卿將不

和俱不出伍，參所料厥後又使人明白求成約以盟日，乃許成者定盟期而致師者欲搏戰射麋獻麋遊戲三昧逆知主帥不綱妄夫技癢而後得以猝然乘之。郤獻子云弗備必敗，彘子不可。桓子遂亦不可也。預透出士季嬰齊有備正深著林父無備之罪。潘黨逐魏錡至終夜有聲爲第四段，是專寫晉敗。斯時在郟諸將俱將釋兵卷甲振旅歸晉，不過待盟日與歃血耳。輓車逆之恐二子不善名盟，或至怒楚欲迎以俱歸耳。晉之三軍全然未動，乃潘黨望塵僞告晉師之至，於是孫叔出令師遂急馳。晉輓車方在道而楚師已入晉軍矣。傳著兩遂字一疾字云乘晉軍直如飛如翰從天而降。林父若能躬冒矢石麾軍亟進猶可

爭鋒。否則按兵不動。上軍七覆。互爲聲援。猶不至敗。乃從軍中望見楚師。蠡湧錯愕。不知所爲。廼車先走。且走且鼓。曰。先濟有賞。先濟河者速走之。謂也。于是晉之中軍先奔。下軍隨之。前茅轉後。後勁反前。後者楚軍殺之前者。自相殺。至爭舟。指可掬。而林父已駕嬰齊舟登岸矣。方知傳叙伍參之言。字字痛詆林父。且傳于楚軍。著懼王入晉軍。句想見乘晉師時。君臣俱率先陷陣。於桓子著軍中二字。想見楚師已至。而元帥猶然安處一勝一敗于此。已分工尹以右拒逐下軍。潘黨唐侯從上軍。不言中軍奔無可逐也。而上軍猶全。楚人合兵聚攻。七覆疊起。應接不暇。故士會之上軍獨不敗。晉零星敗卒。廣隊馬旋。亦是平日訓練之

疎。正與上面二武之言相應。遂使父子不救。兄弟同死。萬骨皆枯屍。成京觀。嗚呼。林父之肉。其足食乎。魏錡先歸。至師。趙旃失車在後。至此方見末寫莊子善射。以明晉自有入耳言。宵濟是風聲。月黑草木皆兵。終夜有聲。是傷痛叫號。無復部伍。上段層層布置。而孫叔總無一言。兩段紛紛饒舌。而桓子絕無一語。幾疑兩人胸中作何成竹。至此點出孫叔一鳴驚人。方知從前賺晉皆渠詭計。而益見其謀之毒。點出桓子舉足無措。方知從前紛呶皆彼狐疑。而愈形其罪之大。第五段丙辰起至末。是專寫楚戰勝事。說楚子極得意處。正明林父之當戮也。楚子以武王爲法。猶曹孟德之以周文王爲法耳。彼亦思二國暴骨。其誰暴

之何不各守其國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其誰死之何不各
 子其民觀兵以威諸侯其誰威之何不奉盟主以共獎王
 室且城濮之戰楚軍既敗子玉收其六卒未聞先軫又驅
 四國之師而萃於子玉也邲之戰晉上軍未動楚子拍唐
 侯之肩令其鼓勇而復佐以潘黨游闕四十乘合攻士會
 是一卒不盡必不肯休設心更毒矣晉軍已覆積屍遍野
 速斬林父懸之國門猶不足謝三軍之命反聽其黨渥濁
 邪說稱為社稷之衛石制賣國而刃及其頸鄭何其明林
 父喪師而使復其位晉何其謬傳引詩斷以怙亂收拾全
 局所以激射晉侯之庇林父也通篇以河為界限晉前
 及河欲還以先穀言師遂濟河楚師將飲馬于河而歸聞

晉師既濟乃留及戰桓子曰先濟者有賞前濟是濟河而
 南今濟是濟河而北也於是餘軍宵濟楚子祀河並以河
 為眼目

此寫楚莊屠
 戮之慘以發
 明書滅之義

孟知祥軍中
 暑熱巡行撫
 問三軍欣然
 如熱而濯堪
 與楚莊對

叙申叔一事
 是墓寫楚莊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
 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補正二申公
 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杜解拊撫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紃也言說以忘遂傳於蕭還無社夫蕭大與司馬卯
 言號申叔展司馬卯素識申叔展皆因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中無社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
 言故謬語疏云麥麴作酒之物芎藭河魚腹疾奈何孔疏叔
 藥草之名麴去六反鞠起弓反芎藭河魚腹疾奈何孔疏叔
 人水如河中魚久在水曰日於晉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
 則生腹疾無藥奈何宣公日於晉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

賣三甫

宣公

臣

使蕭人無噍
類也直是春
秋一屠伯

言之不言
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出溺為拯。智鳥九反。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應以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守人無心。

傳著楚旅之殘暴也。蕭為宋附庸。宋以蔡救。故戰勝而囚
二子。蕭人何敢殺楚臣。宋殺之也。師人多寒。想見積雪沒
脛。裂膚墮指。光景只寫楚軍一面。而蕭人之城守。宋蔡之
駐軍。無不如此。拊而勉之。軍如挾纊。寒者使之煖。病者使
之起。百道俱進。三國遂不能支。蕭潰後。不言滅蕭。但叙還
無社事。叔展欲救一故人。於不死。甚是費力。可知蕭之臣
民。或殺或奔。已盡也。即無社之室家。亦且離散死亡。莫可
訴也。河魚腹疾。性命如懸。不以鋒鏑死。便以凍餒死。而國

滅。君殉城。為之洗。是楚莊一言。而楚之三軍。有生氣。蕭之
三軍。皆死。氣雨。邊對。照殘暴不仁。溢于楮墨。黃東發譏傳
歸曲于蕭。歸美于楚。則未嘗細讀傳文也。楚莊之智極點
其於陳鄭宋。皆先代之後。必不可得。寧弃之於前。若蕭甚
弱小。滅之而已。故中原諸侯。得終春秋之世者。惟晉之力
與之相較。楚為黍谷。晉猶陽春。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邱。
亦其上世所食。於時趙氏有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
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氏以書人。為左氏明史官之例。如此其實大夫書人。其常也。趙
惟宋可免。則此兼罪三國。說不可行。蓋臆揣史例而失之。宋
為盟。故伐陳。討貳于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

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宋人不能伐陳于弑君之日而伐陳于既定之後蓋以蕭滅于楚而移禍于楚與國之陳也亦以陳鄭既服楚必謀宋而自結于晉也宋救蕭不書以蕭不恃宋救而殺二臣或未必即滅是宋無功于蕭而累于蕭也衛救陳則書以衛師至而陳圍解宋不得逞志于陳也孔達明知背清邱之盟必為晉討而寧守垂隴之信早辦一死雖計未盡善而其救誠切其志誠可哀矣書同盟者兵敗之餘恐諸侯之貳而同盟以一之也

讀左補義卷十八終

讀左補義卷十九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堉 堉 堉

宣公三

經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為災故書。

傳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蕭同叔子齊頃公之母也。蕭為楚滅頃未聞發一旅以救母族之難。乃統大眾以陵弱小之莒。有愧於魯僖矣。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在解救蕭在前年按又以宋為晉伐陳也而晉衛俱不顧盟以恤宋

上云名之則
先穀罪不容
誅下云歸罪
則先穀死且
不服唐赤
族之禍此時
晉卿已自相
吞噬

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傳見晉不救宋已背清邱之盟安得獨以背盟責衛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鄭戰不得志故名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按今山西稷山
縣西北有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其盡滅
為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通說退師者衆人所欲進師者衆
人所忌故逗撓畏怯者得無事而忠憤激壯者反受戮按已
則取之者言已之任事取之自此而
晉人委靡之習成矣傳蓋傷之也
舍林父之罪不問而咎先穀即林父亦咎之也適赤狄伐
晉乃歸罪殺之其云先穀召之即歸罪之詞夫先軫有大
功于國當十世宥之而使之不祀以視楚之報子文相去
懸絕

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邱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

馬云連寫四
私字見罪有
所歸

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
則為政而亢也。禦大國之討。按宋為晉討陳而已禦之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為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

卒。子宣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杜解以殺告故免於伐

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

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之功故以

女妻使復其位。襲父祿位

文四年晉人歸孔達時先且居爲政以爲衛之良也故免

皆晉救陳自
是孔達失策
然迫之以死
忍矣

桓子復位後
一番振作不
出一整字然
已伏不敢救
宋之根

之乃晉不救宋而討衛之救陳使臣弗去自今年之秋至
明年之春以待賢大夫之死酷矣哉林父棄師不能死事
而偏能殺以死任事之臣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告於諸侯蒐焉而還簡闕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穆
孫代子良於楚十二年子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
有禮故名之有讓國

晉景公欲繼文襄之業銳意伐鄭四同盟皆君親之非無
志於復霸也然敗邲之後仍以逃將為元帥何足以作三
軍之氣耶鄭不能來宋亦將去林父不敢妄希勝楚并不
敢違言服鄭復位之後示之以整而已

為一怒伏
者禁上之詞
不者可以不
必也

馮云不唯楚
子兩番語帶
怒色并中舟
華元亦語語
充厲早為末
路蓄勢
一氣趕到末
句並不點出
怒字只三及
掬字已怒氣可

楚子使申舟無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
不假道於鄭補述聘晉非為好也中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
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曰鄭昭明宋聾開晉使不害我則
公僕按惡宋見惡于宋也曰鄭昭明宋聾開晉使不害我則
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屏而行託王示必死以子及宋宋人
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鄙以我比其邊
局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然行王使
過賓之禮殺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袂也屢及於室皇寢門
之足伸大義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袂也屢及於室皇寢門
結反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鑄屨人進屨迫而及於室皇前此未及屨也劍人進劍迫
而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蒲胥
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通說宋公抗夷即夏
伐其與國戮其使人即易子析骸猶不肯為城下之盟有襄
之風焉

莊欲威行天下。陳蔡鄭衛已服。而宋猶服晉。救蕭伐陳。積怒久矣。故挑其怒。以為兵端。若鄭則已服。道何待假。與焉並使。而俱誠。以無假道。乃不見。以舟為餌。之迹。莊之譎。每如此。桓文所不為也。凡出師。須簡車乘。選將帥。而楚子部署早定。只待殺舟。信至身出。而三軍從之。蓋一怒以作三軍之氣也。傳極寫圍宋之勢。見宋人死守之難。以著晉人不救之罪。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嚴氏曰。楚使中舟聘齊。齊楚之有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附注。言魯國風土可樂也。疏誤。按晏今山東齊河縣西北有晏城。案字記謂之晏。
桓子晏嬰告高宣子高固曰。子家歸父其亡乎。懷也。於魯矣。懷必貪。按人懷土。則者利。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

二懷字四謀
字寫盡歸父

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杜解。物玉帛也。於是。有庭實旅百。附注。劉炫曰。聘而獻物。其功於牧。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附注。劉炫曰。容貌米旌旗之飾者。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章謂物之可以衣服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杜註誤。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以免字起以
謀其不免束
想見當日苦
衷

中原諸侯。不為楚滅者。恃晉耳。邲之役。晉已大創。楚人乘勝滅蕭。盛怒圍宋。烽火遂及于齊魯。曹衛之間。此時諸侯社稷岌岌。故孟獻有薦賄之差。歸父有會楚之舉。雖云過急。亦小國之不得已者也。說者責其不約齊聯晉以拒楚。

嗚呼斯時之林父已不敢窺楚一步。敢言拒楚乎。此正南蠻虎視主憂臣辱之日。而與之言魯樂觀獻子憂國之心。卽知歸父思樂之謬。兩篇並列。賢否可見。後此所謂欲去三桓。不過以張公室爲名。覲大權之獨攬耳。假如其志。則所以亂魯者何滅季孫。

經

丁卯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

楚人

平。按及者。自此及彼也。疏云。書及爲宋。六月癸卯。晉

師滅赤狄潞氏

以潞子嬰兒歸。故稱潞氏。赤狄之別種。潞氏國

城縣東北

有古潞城。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札也。蓋經文

倒札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邑。初稅畝。公田

十取其一

今又履其餘畝。復○冬螽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螽悅

十收其一

遂以爲常。故曰初。冬螽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螽悅

全饑風雨不和
反饑五稼不豐

傳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年終前

宋既被圍

嬰城死守。正諸侯併力救患之日。兵未及魯。而

望風納賄

家氏以爲宣公篡立。見楚戮徵舒而懼也。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

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

晉之疆能遠天乎

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川澤納汙。受汙山藪

藏疾

王氏左翼山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國。君舍垢

忍垢

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君其待之。衰乃

止使解揚如宋

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

諸楚楚子厚賂之

使反其言。反言晉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晉晉益失信

也。揚宋之命。致然。其誰守信于

晉晉益失信

也。揚宋之命。致然。其誰守信于

晉晉益失信

也。揚宋之命。致然。其誰守信于

晉晉益失信

也。揚宋之命。致然。其誰守信于

晉晉益失信

也。揚宋之命。致然。其誰守信于

晉晉益失信

也。揚宋之命。致然。其誰守信于

晉晉益失信

也。揚宋之命。致然。其誰守信于

晉晉益失信

也。揚宋之命。致然。其誰守信于

于宋矣未段
是子失信于
無畏而慙不
能若正與晉
誰之救反而
對轉入華元
以信告子反
為信感結出
無虞許以守
其信見虞詐
者獨晉人耳
以發明聖人
專罪晉人之
義

登樓映照起
子反與呼宋
人映照國斃
不從與藏垢
納污映照無
虞無詐與高
下在心映照
處處見其宣
法

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移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信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降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按致晉君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也。死又何求？葉氏曰：古人審乎性命而定乎吉。楚子舍之以歸，按楚莊此舉，一事之曲折而數德可名。舉也。楚子舍之以歸，見賞大之度。夏五月，楚師將去宋，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申叔時僕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子宋分兵歸田，示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寺利。道之華元蓋用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其殺已私與元盟，而以事告王。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補注：平則不書盟，兵交禍結，以平為重。孔疏：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華元殺申舟以報田孟諸之辱。壯哉！每太義之激發也。楚子圍之，經歷三時，師老而糧匱矣。晉景此時大有繼霸之心，使執政有人，則晉攻其外，宋擊其內，宋圍解而晉霸振。乃聽伯宗之邪說，含垢納污，甘居人下，蓋林父使之也。顧

不救宋而明告於宋。早與楚平。猶免生靈之塗炭。而曰晉師悉起。欲其固守。退敵。因以為已功也。中段寫解揚。凜凜忠義。可以薄青旻。而貫金石。揚不敢反其言。致其君命。晉顧反其言。以欺與國。易子析骸。晉實使之。寫解揚。所以斥晉侯也。楚莊假無畏一死。作伐宋引線。原非為無畏復仇。申犀叩馬。慚不能答。因以虛聲。喝而宋卒與之平。皆晉人為之也。春秋晉國人物。如伯宗。師曠。女齊。史趙之屬。皆當時所謂君子也。述其居心忠恪。時進讜言。而伯宗乃為荀林父言不救宋。師曠為荀偃言不討衛。女齊為韓起言必事楚。蓋為權臣所脅。忤意則赤族。是憂賢如叔向。猶委曲迎合趙武。謬云楚為晉細。況其他乎。雖不可謂非諸

人之玷。然此日之時勢。已兆分晉之局矣。

此與上篇對看。同一伯宗。于救宋則云。違天滅狄。則云。討亂蓋以不救宋之禍。在人而滅狄。之利在己也。從來晉卿遇事。以是非直告於君。而林父每事。則使私人代言。而己若不與焉。其後傳為表鉢。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杜解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雋絕異也。言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按亦林父狄才。藝勝人者三。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按虐我伯姬四也。今山西長治縣西有黎侯亭。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呂說。林父養其不盈。伯宗幸人之亂。惟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恐其或改。事是而心非也。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也。由用天反時為災。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采解篆文背書正字則為乏字盡在狄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書癸卯從之六月

隸書師不以主將告也。今直隸永年縣有曲梁故城。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趙本訥曰：外不能制楚，而內滅狄，雖若總小功之察，然猶

勝於總小功之俱廢也。終春秋之世，不復有狄患。晉之

力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王三人皆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

伯衛。王曰：矯王命而殺二卿也。卒立召襄。召戴公之子也。按

與札之亂。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杜解：晉地，按今山西朝邑縣西北有輔氏城。壬午，

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畧，取也。稷，晉地。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

叙秦兵聲勢

馮云：先叙此見不待大軍

而獲力士洵有神助

秦而東行，定狄地，稷，按今山西聞喜縣南。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

有稷神山，山下有稷亭，即晉侯治兵處。立黎侯而還，其地

故晉復及維。魏顆敗秦師於輔氏。晉侯還及維也。維，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

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

治也。按：治，謂病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也。亢，禦

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

使反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此以示教。

秦自二年代晉，晉不報伐，越十四年，秦桓公乘晉霸之不振，

脩先人之愆，豈知子之於父，如其道，急於象賢，如其非道，

當先幹蠱，先君仇晉睦楚，以弱周室，不道之大者也。故傳

於魏顆從父治命，不從亂，命詳寫而聖經深罪秦桓之義。

鍾云：必嫁是必以為殉，總是一情字，顛倒顆用治亂，以義也。破盡千古臣子多步拘滯。

自見。傳志列國以人殉葬者。有秦穆公。宋文公。卽晉景公。命殺小臣皆殉也。不特大國之君也。邾莊公遺命殉五人。則知小國之君亦用人殉矣。又不獨諸侯也。魏武子命其子殺嬖妾。季武子謂正常曰。無死。檀弓載陳乾昔命二婢夾我。則知此時大夫往往以人殉矣。蓋王禁不明殺人如戲。至秦武公用六十六人。秦穆公用百七十七人之多。傳特書獲杜回事。以爲用治命之獲冥佑。則知妄殺人者之必受天誅也。雖不免啓因果之說。而其挽人心而扶世道。用心爲已摯矣。按明劉定之否泰錄云。英宗臨崩。禁殉葬。至今遂爲定制。黎侯自莊公末年爲狄所滅。君臣寄棲于衛。衛宣與以中露泥中二邑。不能救。式微所爲作也。自此黎侯君臣力圖恢復而

黎興。至此百數十年。又爲赤狄所滅。景公。林父。畧狄土。復立黎侯而還。此一盛德事。齊桓之存三亡國。無以加焉。豈晉告諸侯。但云滅潞而未及存黎。經無由書之歟。又豈晉卽脅爲已附庸。故聖人畧之歟。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杜解。千室。亦賞士伯子貞。以瓜衍之縣。曰

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氏。羊舌職。叔向說

是賞也。音悅。說曰。周書康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庸用

敬也。物事也。言文王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

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

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子季曰。不及十年。原

此爲林父第
一得意事已
爲林父結局

又推廣言之

叔趙同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為魂魄為成八年晉殺趙同傳

滅潞亦攘夷狄之一事。然在林父不足償喪師之罪。而渥

濁儼然居免敗將之功。迹其君臣喜得狄土。津津欣躍過

望。一腔嗜利俗腸。何嘗為伸大義除中國之患起見。而羊

舌職稱其明德。比之文王造周。不亦可恥也乎。至周獻捷

亦尊周室之一端。而原叔將事不敬。不出康公之料。傳並

識之。明晉伯之衰也。

初稅畝。非禮也。按什而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

此以豐財也。按四字包有若百。冬。蠶生。饑幸之也。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蠶未成。蟲尚不為災。必書者。謹異也。中間插一饑字。覺民

情皇皇下幸之更醒。

經戊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

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夏成周宣榭火。宣榭講武

餘黨按留吁今山西也。留縣南。夏成周宣榭火。宣榭講武

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宣王宣王之宮。則宣王之講武室也。

秋。鄧伯姬來歸。音談。鄭。冬大有年。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杜解鐸

留吁之屬。按鐸辰當。三月。獻狄俘。獻于晉侯。請於王。戊申。以

在山西路安府境。當。三月。獻狄俘。獻于晉侯。請於王。戊申。以

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太傅孤

卿補傳傳見列國。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

之。禹稱也。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善人在上。則國無

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

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

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

臯善

不善人遠

經云引詩正說引諺反說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林父已卒，而傳不叙明，同于趙盾以喪師之罪大也。士會

為政，獻俘請命，自是尊王大禮。羣盜出境，想見初政一新。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

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王孫蘇使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國人不與，因而出奔。則蘇

為大逆，罪不容誅，出奔晉，倚大國為援也。卒，中其術，士會

老成何無識至此。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周大相也禮，穆烝。

升也。升殺於祖，疏云：鄭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殺。切肉為殺，乃升于祖。武子私問其故，薦而殺。

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諡，季其字。疏云：薦其半體，謂之王問之。

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殺烝，故問之。王問之。

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宴。

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士會為卿，宜用宴禮，不直說出，含蓄得妙。

公謂諸侯，林解言上會。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范武子不知王室之禮，能講求典故，脩晉國之法，使采章

文物煥然更新。羊舌職所謂善人也。彼怙過不悛者，又武

子之罪人也。

經：已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子靈公寧立。丁未

蔡侯申卒。子景公寧立。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

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
 斷道晉地按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斷音短。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
 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於齊。杜預徵召也。齊頃公帷
 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林解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
 公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
 歸。使欒京廬克之介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使得齊之罪乃
 復。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家衆也。又弗許。二年
 戰於齊。侯使高固。晏弱。桓。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
 鞏。傳。齊侯使高固。晏弱。桓。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
 間。卻克怒故。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卽斷道。卷音權。又音捲。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三

子不書非卿按野王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今爲河南懷慶府治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於苗地晏弱時在野王賁扶云反故因使而見之賁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禮不見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孔疏使沮者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附注言三子見遣使之心今又久執不歸使反者得辭使反者得辭采解使高固中道而害來者采解而三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按晏弱逸于此時蔡朝南郭偃之逸在明年晉伐齊盟緡後

斷道之盟。同外楚也。或曰：謀齊，謀齊，所以外楚也。楚至莊強甚，服鄭陳蔡，而西諸侯在，宇下矣。服宋而東，諸侯歸疆索矣。又西結秦，繞出周晉之後，北聯齊，牽制周晉之東。天下大勢皆歸於楚，齊不思桓公召陵之勲，聘使南行，互為間晉，其不忘盟主名之即來者，惟魯衛曹邾數小國。晉霸中絕，禍勝言乎？故晉景翻然為斷道之盟。若曰：齊侯親至，知其共獎王室也，乃僅以四大夫塞責，而至之者三，於是以外楚始而以謀齊終，此固天下之大機，而晉驕之大關鍵也。故經直書曰：同盟。齊頃襄親盟主，助逆憑陵，即婦人笑客一事，蓋亦以晉嘗新敗之後，玩視上卿耳。魯何以忽舍齊而從晉？蓋晉徵會於齊，知必徵會於魯，歸父主

之也。與公謀去三桓，當始此。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杜解：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名

文子曰：燮乎？燮，士會之子。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怒者實多。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也。沮，止也。遄，速也。

福也。朱子曰：祉，猶喜也。祉音耻。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

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不使之戕齊，吾懼其怒益甚，將

或至遷怒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

政，快志以解亂。爾從二三子。晉諸大夫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此以郤獻子為政為主，克兩請師不許，不特晉侯畏事，即

諸卿俱各逡巡，武子謂此舉雖屬憤兵，其實所以已亂，懼

其益之，正示以必當將順其美之意，或云：懼克為亂，豈有

前篇似言卻克之生事此復出已亂二字以見用師非盡洩憤

二敬字亦箴三子箴卻克

為亂者而能立大功於國哉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

曰弟莊解以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

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

穀梁子云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

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日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為通恩

也以取貴乎春秋趙氏曰宣公之惡兄弟恥之則穀梁之說可補傳所未及

說可補傳所未及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莊解自是

將政在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甲戌楚子

旅卒莊解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公

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

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

於繪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莊解晉

盟守者解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

無妻之後公既不朝卿不往聘齊頃有嗛然未足之心至

斷道之盟公至晉境與謀伐齊於是頃公以為負乃父助

逆之恩得魚而忘筌也遂欲與師伐魯魯懼齊之甚此乞

師于楚之故也楚師不出以楚莊之卒且與齊好也

讀左補義

齊頃成盟公
子人質前所
執者自當禮
道而令其逃
歸旗矣

張天如曰邾
女公用邾子
猶假宋命邾
定公報邾子
直邾自爲彼
惟試於大雎
方伯無討遂
再試而不惜
也

諱左補壽

卷十

古

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而戕者積微卒暴之名。發微書于郕。責郕臣子不能拒難。

或曰人微者當書盜殺郕子。或曰邾君當書邾人入郕。先儒謂邾大夫之在郕者乘其無備猝然而戕之。皆晉伯之衰故小國恣行無忌。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按蒙上文如楚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按。楚盟諸侯大夫於蜀。

楚莊以梟雄之才有并周室朝同列之志。大約與後世魏武相類。毒害生靈。窺伺神器。其心術同也。臨機應變。仁義之言藹如。飾爲大度。謙讓之容可掬。其作用同也。俱善治其國。明於用人。舉孫叔敖以爲相。用潘黨養由基以爲將。

與公謀一篇
之想見附庸頓
足之狀

與操之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者同也。舍解揚以歸。猶魏武之禮壯繆。不殺陳琳也。滅庸滅蕭及舒蓼。無遺類也。則與魏武之滅袁劉同。觀兵周疆而不敢動於惡人陳鄭宋而不取。則與魏武之不取漢鼎同。望溪謂旅在楚爲勤政之賢君。在春秋爲犯上作亂之大盜。旨哉斯言。實獲我心。乃公穀二子極力護莊。近日儒者猶以不取三國爲有道氣。夫周鼎且將取之。如其可取而無患。則豈惜此三國哉。而或又謂聖人以弱予莊。則更謬也。

公孫歸父。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宣公

宣公

左

一人言如出
兩口

義不勝私

與篇首與公
謀三字應

適謂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宣叔怒曰當其
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
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
名時為司寇主刑按當其時二語乃怒心所形辭氣抗厲
足視權奸之魄既而思之太阿在伊孰敢與忤于是隨口折
轉想見宣叔前倨後遂逐東門氏襄仲居子家歸父還及笙
恭蓋逆揣其私怨也遂逐東門氏襄仲居子家歸父還及笙
壇帷復命於介去使介反命於君
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
父還自晉善之也遂奔齊書曰歸

或謂歸父欲倚晉以去三桓季氏誣之也行父三聘晉襄
仲未嘗一至歸父初聘安敢遽及此非也行父三聘俱在
文公之世宣賴齊而篡因而媚齊遂與晉絕十八年間行
父未嘗一至晉晉人未嘗不以為憾也此時士會卻克急

欲親魯歸父即以實違君命者歸罪三桓猶鄭子華之欲
去三良正不嫌其交淺而言深也况斷道之盟晉魯同好
歸父早有成謀乎乃方入晉都宣公即世左右與聞其事
行父陰刺得之而歸父逐矣家氏云晉大夫馳告季氏亦
驟之比又謂謀洩而為下所先然不以欲去三桓罪而身
受弒名何也蓋乍聞其事憤極而驟出之也口中切齒於
仲意中實切齒於宣使已與乎弒君而轉欲逐已使已失
晉援而轉援晉以害已負心至此加使我二字自鳴其功
轉似操刃者之為行父傳述其憤極之辭亦以顯行父之
與聞乎弒也如使以欲去三桓誣之何不即以欲去三桓
罪之而必身受弒君之名哉歸父不奔晉而奔齊以晉欲

親魯而齊謀伐魯。可以報行父也。殺適立庶。直斥之。不顧先君。獨不畏于新君之怒耶。知行父之無君矣。末寫歸父盡禮。正形文子之薄於先君。曰善之善。歸父正惡季孫。

讀左補義卷十九終

讀左補義卷二十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埴 埴 按

成公一位孔疏魯世家云名黑肱母穆姜以定王十七年即
至此始十八年二年傳稱公衡為質於楚公衡成公子也
堪為質則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必有成長之男
辛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杜解周二月今之十月。三月作正甲胡傳益兵也古者九夫
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正甲胡傳益兵也古者九夫
法一邱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甸出長轂一乘此司馬
人。以二成之賦也。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十有八人積四甲而共一乘。今作甲者。邱出一甲。是一甸
之中。共百人。為兵矣。每乘而增一。○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
甲。增三之一耳。曰作者。不宜作也。

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戎別種按當在山西平陸縣界穀梁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冬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在解平文十七年邲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王卿如晉拜成。謝晉為劉康公王季子微戎將遂伐之。

疏云單使來平不足伐也欲叔服周內曰背盟而欺大國此

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

茅戎。陳傳傳見言王師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也通說不

以信義將夷狄成功猶不足貴况敗乎。

晉侯趨王事似有禮王與戎平又伐之似失信然皆霸主

之罪也。茅戎擾王室當率諸侯正其罪何可言平。平者和

解之謂自桓文以來皆言平戎于王而不知其非也。

為齊難故作邱甲。林解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

前年魯乞師于楚以伐齊楚師不出也則事楚無益而齊

有怨且歸父連年使晉會楚與齊楚相結今逐之奔齊恐

為魯禍於是作邱甲以備之皆行父謀國之不臧也成公

新政不振而殃及於民也如此。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

道路傳聞詞謀絡繹幾令城門晝閉處處戒嚴而晉侯亦

急于得魯也乃出郭而與臧孫盟然則行父何以不會晉

侯望溪曰與僑如不協不敢自出深心而善自為謀也。

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

平戎拜成何等鄭重忽生一策悖謬得奇論極明快透山將何以勝觀起敗績叙經結反應一平一拜

歸父聘而晉人謀逐三桓欲得魯也歸父逐而晉人又盟臧孫亦欲得魯耳餘不足計也彭出攻左何為

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齊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同我者。謂同讎伐我也。觀宣叔之言。知齊援楚以謀魯衛矣。零星寫來。總為戰鞍張本。

經 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杜解。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新築。衛地。按今直隸魏縣南有新

城。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鞏。齊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去。齊五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子共。公固立。庚寅。衛侯速卒。子定。公臧立。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

楚公子嬰齊于蜀。林解。楚書公。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解。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門。攻龍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補傳。見

外取邑。雖取。遂南侵。及巢邱。詳說皆著齊頃諸我不書。衛侯使孫良夫。孫。林父之孫。石稷世孫。甯相子。甯俞。向禽將侵齊。

與齊師遇。杜解。齊伐魯。還相遇于衛地。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

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築。闕文。失新。石成子。石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侯伐魯之師
遠過於新築
元帥僅以身
免兩段寫得
齊師之亡無
自見卻子之
救自不可已

手奚微功許
以曲縣繁纓
亦見危急須
才褒賞踰分

提皆主卻子
爲一篇之綱

周云寫魯師
而不及衛師
者以衛師原
在新築也及
衛地三字是
神針暗度
又云齊師在
歸故晉師始
之千莘屢

孔疏子者指斥孫子其言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子
并告寧相向禽。故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子
以衆退我此乃止。師按此以下有闕文且告車來甚衆。新築
人救孫桓子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救至乃止不敢追新築
故並告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救至乃止不敢追新築
人仲叔于奚。大夫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辭請曲。曲縣一面。故鄭氏曰。樂縣謂鐘磬之屬。懸於簞者。王
肅云。軒縣曲。曲。一面。故鄭氏曰。樂縣謂鐘磬之屬。懸於簞者。王
謂之曲。縣。曲。一面。故鄭氏曰。樂縣謂鐘磬之屬。懸於簞者。王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
君之所司也。主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動不失信。器
以藏禮。表尊卑。所以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則國家從之。
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
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故魯
卻克故。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言按
不足以供。請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文
荀庚。欒書。將下軍。代趙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
師。且道之。往逆晉師。且乞師。先歸。故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
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
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殺人之謗。韓
且使韓子不師。從齊師於華。非子日。卻子非分謗也。益謗也。
知其過也。靡如字。又音摩。筭音雞。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府南十里。靡如字。又音摩。筭音雞。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提師之所至
見請成無人
又復請戰安
得退師

兩軍決戰忽
插高固築石
使人震賊正
與君不介馬
相映

滕負閔頭忽
接元師病傷
亦奇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旦。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齊。謂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也。衆師淹久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復自欲戰。不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也。擔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因釋已車而繫桑本焉。以狗齊壘。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其餘勇。欲賣之。言已勇有餘。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也。剪也。滅此而後朝食。不介也。甲馬而馳之。林解馬不披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雖傷而擊鼓不息。故曰。余病矣。張侯解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

師從之有轟
雷擊電之勢
劉繼莊曰
戰良久只寫
最後取勝之
一刻一軍只

言病。吾子忍之。朱血色。血久則殷。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矢折其矢。以御兵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折之設。反殷於問。反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車以其不識。已推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言此中軍成也。統箋鎮壓之。可以成勝。齊若之。何其以病。句絕。敗君之大事也。振甲執兵。固即死也。兵器固也。即決戰而死。解身披甲而手執病未及。死。吾子勉之。析義。未擊鼓。氣力雖微。音猶未斷也。不然。語畢再鼓。豈能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克晉師。從御車枹擊鼓。枹也。按馬卻克。駕車之馬也。張侯右手鼓。左手御車。縱送無功。故克之。馬逸不能止。直人齊軍。晉師誰敢後。枹音。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按在山東濟南府城北。浮也。惟伏琛。如華。拊之。注於水也。韓厥夢子輿。韓厥謂已

一車一車只
一刻而終之
以三周華不
注全軍前後
皆震動
射其左右而
置厥度外亦
因其為御無
能為耳而執
知安固專在
此人

詩人初事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
射其左越也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晉大夫知我禮不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也。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皆以左右
欲使之立其處疏云以臂肘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
疏云言此者為下止父與公易位由厥之逢丑父與公易位。之
倦張又助厥定右故並父與公易位。倦音勉
居公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絙也丑父寢於驂中
孔疏周禮士乘棧車考工記棧車欲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蛇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柳夏執御既不可下而丑父為韓厥執繫馬前之。繫馬前之
蛇傷不能推車為韓厥追及。蛇傷不能推車為韓厥追及
張立反。張立反
繫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敬以示
敬以示曰寡君使羣臣為

陳錫元曰丑
父逃公而已
為公子期逃
王而已為王
較宗典之以
難拂元帝李
穆之以策擊
字文泰事殊
而以智脫主
則一也

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
幸屬。音適也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若奔辟
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
與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為
右載齊侯以免。統箋韓厥不知易位故執繫再拜皆向丑父
車取飲如君之使其臣然而君乃得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
逸佐車副車宛平聲蔑扶廢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
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忠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卻
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殺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按猶警厲退入於狄卒齊師大敗皆有其退心
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
不是補點衛
狄二師却亦

狄二師却亦

賣仁甫

成公

六

不是伏率乃
近徐關而使
阻其逸也

何義門曰婦
人內夫家何
以反不問辟
司徒

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

何以帷堂笑
客取怒強隣
先自處于不
孝也
先王封國自
有疆理何以
侵擾齊衛不
奪不廢豈非
貴人則明

詩之補遺

卷二十一

六

衛師免之免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遂自徐關入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今所過城邑皆勉其守者按辟

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

徒主者銳婦人不避之辟音避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

乃奔走辟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也辟司徒主壘壁予之石窌邑名按今在長清晉師從齊師

人自邱輿擊馬陘邱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佐賂以

紀甌玉磬與地得甌玉甌俱在益都縣界齊侯使賓媚人佐賂以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

難斥言其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壘畝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詩大雅若以不孝令於諸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

畝詩小雅或南或北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

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朱子曰井田之法縱

交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非或車之利也若盡東其畝無顧土宜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

實有闕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豳周伯

子以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伯先儒疑桓文尊周攘

楚豈為所攘者亦稱霸時楚莊卒甫二年豈遂見稱于時秦

賣金甫箋卷二十一成公

辭竟至此舍
主義而專以
私意侮人反
為正義所屈

穆與莊皆滅國自封安能勤撫小國供役王命宋襄求霸傷
泓齊孝伐之豈得為齊人所稱故先儒多從杜解補注云伯
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五霸把持王者之政教其
是也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二國佐所稱通指三代伯者言之
伯則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二國佐所稱通指三代伯者言之
也按史記言越王句踐號稱五霸而退宋襄荀卿以桓公為盛則就
楚莊之闔廬句踐為五霸然孔子未嘗言五霸獨宋襄即襄靈以
下凡有志攘楚者皆相桓公霸諸侯是也微獨宋襄即襄靈以
穆之霸也此春秋之義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也
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遘詩頌殷湯子實不僂而棄百祿
諸侯何害焉不然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
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為戰而曰犒畏君之震也威師
徒撓也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

辭竟至此舍
主義而專以
私意侮人反
為正義所屈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火餘背城
借一復借一城下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附注言幸而戰勝亦當聽從晉命况其不幸而敗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卻其死亡
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
寶謂戲我亦得地齊歸而紆音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
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為
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則幸甚自也統綏無物
得則可薦命于晉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大自師
逆公歸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哀婁使齊人歸我
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鄭地關當在山東陽穀縣境陳傳
鄭之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主帥卻克士燮藥書已嘗受王
賁賁全補義成公

歸山應救魯
衛以正義作

所建所服之物疏云先路或革路或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
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兵車侯

此力表卻獻子之功也或曰獻子以私憤興師安得以爲
功曰春秋無義戰微獨鞏也即名陵城濮之役夫豈無一
毫人欲之私此戰意私而義則正則以爲彼善於此也傳
以救魯衛爲主分三大段第一段至華不注是寫晉之
勝卻克郊之戰將上軍從容應敵全師以還非林父輩所
能望其項背魯衛乞師皆主卻克已一身任之矣曰以救
魯衛霸討也提出城濮繼霸也欲爲分謗和衷也勝齊已
基於此然而齊君臣英氣勃勃敵車衆盛白羽蔽空兩軍
相持此時勝負決於一瞬而晉軍幾不能支倏爾鼓聲高

亮馬逸車馳大旆迅指四國之衆莫不知元帥陷陣併力
乘齊師而齊師大崩三周句寫勝軍聲勢百倍齊人所以
懼而來盟也或譏克幾瀕于危大將躬履行陣有絲毫畏
死心更償君大事正唯萬死求生乃見力量或又謂全賴
張侯之力不知寫張侯正寫卻克也第二段至予之石
窮是寫齊師之敗華不注至齊都有二道自邱輿經馬陘
而入是爲大道其間道則直趨華亭可以徑入徐關而險
窄不足容大軍觀下蛇傷木柱可見克恐齊侯從此遁歸
命韓厥一軍追之復分軍扼其歸路而已率全師從邱輿
進蓋挾笑客之憤意在生獲齊侯三周華不注之下卻克
自有一番調度也叙韓厥一夢正見主帥令嚴奮不顧身

將及華泉。竟爲所及。斯時韓厥奉觴。外臣之脩禮藹然。丑父代君。元帥之服義甚速。固無往不與齊君臣反照也。時齊侯方率敗卒行。狄師衛師相繼斷後。徐關雖通。安能飛越耶。然而俱不敢害。免之者。放一條歸路。使之逸也。辟女子一段。向以爲質。蕭同反照。非也。蓋齊師之敗。音耗難通。將疑將信。故舉國倉皇。婦女走問。遂使司徒內子踉蹌露行道中。而凡母盼其子。婦哭其夫。徧國中矣。君免父。免其不免者。正多左氏極寫齊師敗况。而閒閒致筆。使讀者自會蓋體聖人不忍殺人之意。而不敢縱言之也。第三段晉師從齊師至末。是寫衰婁之盟。卻克一路至此。胸中俱是蕭同叔子笑客一憤。因其求成。欲以爲質。而封內東畝。

只帶言之。明知必不可行。而故爲此洩憤之語也。國佐傳命義極正大。然其責晉之詞曰。若王命何。無乃非先王之命。何以爲盟主。從前結楚虐鄰。不服盟主。已將天澤大義置之腦後。至此師徒撓敗。窮而反本。不得不援引周天子聲靈壓服大國。又不得不以盟主尊周之美號。聳動強鄰。曰畏威。曰徼福。曰繼舊好。是一篇乞盟表文。雖帶風稜。其中實餒晉。惟欲其共拒蠻荆已耳。克之許平。又何待魯衛之諫哉。魯賂三帥。如其命服。想見慎重名器。亦以見晉大夫皆恪守王命。無求多于魯也。正與曲縣繁纓相對。晉爲勝師。而寫晉處。元帥傷于矢。張侯貫于肘。旣勝而後。猶述其左越車下。右斃車中。備極狼狽。齊爲敗師。而寫齊處。

秦穆殉喪罪
其若責備賢
者也宋文則
葬其臣弒君
之賊不足責
也

君不介馬。臣能桀石。三出三人。不遺之禽。丑父國佐。正論
挺挺說者。遂謂卻克僥倖成功。齊頃到底崛強。而抑知傳
固大鞏之功也。以一晉敵一齊。加以魯衛曹狄之師。傾國
而從。且至于鼓聲欲絕。幾濱于危。力病忍死。而後得勝。倘
失此機會。魯衛必亡。楚得收拾。齊秦宋鄭及東南諸侯之
衆。以敵一晉。晉其能支乎。此戰救魯衛服齊更謀撻楚。漸
次圖成。霸功以立。故愈寫勝齊之難。愈見戰功之大。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展炭。益車馬。始用殉。杜解。燒蛤爲
車馬。用人從葬。疏云。以展樂澤。多座車馬。檀弓謂塗車芻
靈。當是泥爲車。束茅爲人馬。益多于常。鄭元云。殺人以衛死
者。曰殉。重器備多也。樽有四阿。樽也。棺有翰檜。上飾皆王
禮。疏云。言樽有棺有是。本不當有。周禮匠人註云。阿棟也。四
角設棟。釋詁云。翰。幹也。檜。卽詩會弁如星之會弁之縫中繫

經或益侈統
計其自生至
死無非爲惡
不止一事也

會之處。棺有此物。明是其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皆王之禮也。檜。古外反。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
諸侯皆無用厚葬者。宋始爲之。中原從無用人殉者。宋始
殉之。文不足責。共何爲者。華元樂舉何爲者。文盡禮於國。
華元以下。無不以爲有道。故弒昭立之。及其卽位。至于如
此。固桀宋也。豈直聾已哉。華元與聞乎。弒種種不義。皆元
成之。所謂縱其惑者也。

衛喪從禮反
昭宋喪之侈
門內之哭還
映帷堂之笑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杜解。師還
弔之。未復命。衛人逆之。逆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
故不敢成禮。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補正以
移在門內。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喪禮有進無退故。

注云筆筆寫
巫臣一副全
補總爲夏姬
覺輔晉通吳
猶是餘事色
迷至此可爲
千古才人永
鑒

爾次獻忠却
有自爲謀三
字在內

周云不爲夏
姬巫臣不至
滅族子反不
至奔命以死

而致人卦之
禍乃知淫毒
之烈

兼朝不知而
道旁人觀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
大罰。周書康誥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不可。是不祥人也。是天

子蠻鄭靈公夏姬之殺御叔。夏姬之夫弑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微舒子出孔儀。行父寧儀喪陳國。陳滅。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郢，不獲其尸。十二年，宣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使歸鄭姬。又使自鄭名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臣對曰：其信知營之父。荀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父荀林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愛知營也。郢之其必因鄭而歸王子。楚公子穀臣、鄭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郢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聘夏姬。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陽橋，申叔時之子。從其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盡室，申叔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淫奔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副反幣聘，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郤克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晉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令

顯出自為謀
作結楚子
時十二歲稱
之以忘可謂
加人一等

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傳因陽橋之役
晉南通吳張本陳傳

楚之橫肆極矣天下之積憤日益甚中國之人日謀勝楚總無以洩匹夫匹婦之怒於是將假手於吳吳荆蠻之國非能為討罪勤王之舉也以吳攻楚猶以楚攻楚耳以楚攻楚君子不肯為天乃生一小人而極工心計者以鼓弄於其間於是晉與吳通而吳楚之讎成夫乃知巫臣為春秋所不可少之人此篇言其於瑣屑事如此豈漫無關係作此閒情好色之篇哉討陳弑君即欲納夏姬桓文必不

居功之道傳
慶言之蓋深
惜死狗烹
三千答語各
如其位而不
欲受名則一
也與上段一

為也然莊每以仁義愚人故巫臣即以仁義之說止之君不納夏姬臣欲納之狐趙所不為也然子反常懼禍患之及故巫臣即以禍患之說止之正議宏論及至敗露而嗣君猶以為忠蓋理足以勝之也賀養敬曰以此法聽言天下豈有不盡之情哉如不問其言之是非而先求其立言之心事刻意搜求將箝口結舌而國事壞矣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杜解士會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禍卻伯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

宣公慕國求
好子楚遂貽
患子孫
周云奮戎帶
夏每伺中國
有蒙戰鞍後
而有陽橋之
師入平陰而
有純門之役
使齊晉一心
楚政安典一
旅哉

通云先叙興
師之由次叙
魯師之衆而
於是罪諸國
之置盟及蔡
許之失位皆
以明晉之不
競也

不出范文子上軍佐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
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
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鞍之戰末段寫卻克洩憤之言幾是莽男子此補前傳未
及以見卻克之勝齊非一路剛憤也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舒解在宣公卽
位受盟於晉元年盟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楚不聘而亦
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解
楚侵魯及陽橋故曰將起師子重曰君弱而喪先君共王卽
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而喪先君共王卽
年十二三矣蓋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王詩大雅言文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儕乎且先
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

大戶閭民已責責棄連逮鰥老鰥救乏救罪悉師王卒盡行彭

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

之車雖行王不在故不立或右使御者在左蔡許二君當左
夾衛王然二君弱皆疆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

不書侵故使臧孫叔宜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

名臣不敢退楚虛受楚侵及陽橋孟孫獻請往賂之楚侵遂

賂請以執斲匠執鍼之木工反執紅織繪布者皆百人公衡

子成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

許男秦右大夫譙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

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

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匱之也按十二國共盟晉豈不

諸侯何以置
盟蔡許何以
失位東上傾
是呼起末段

采段言倫安
即子不能強
其同心恤衆
雖然能用衆
雖臣民可以
使之同德一
義一戒責晉
之義深矣

與之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爲左右
甘心爲楚人也。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
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愆于位，民之攸暨。
息也言在上者勤正其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滅
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安，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
居辭也。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言後人必是行也晉
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
克。見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周書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者衆也。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
此會嬰齊盟，蜀合傳從宣公求好，叙起。及成公之時，齊結
楚以謀魯，衛魯盟晉以敗齊，茲掃境而來，晉猶畏衆不出。

况魯乎？師至于蜀，深入陽橋，使臧宣叔求成，畏不敢往。孟
獻子冒險如師，賂楚，復以公衡爲質，請盟者。獻子請之嬰
齊也。楚人許平，退師次于蜀，蜀爲魯地。以蔡許二君爲辭，
必欲得公爲主人，故公不得已，遂會嬰齊于蜀，以俟諸國。
大夫之至，夫望國之君會楚大夫，其辱甚矣。然當宗社之
危，勉強與會，其與盟荀庚、孫良夫在無事時者有間，豈得
與失位之蔡許同日語哉？此發明經書公會之義也。或曰：
輔氏之役，秦鋒已挫，鞍之戰，齊堅已摧，皆足以遙禡楚人
之膽。何難戰楚使服？此不識時務之言也。鞍之戰，至此甫
三月，楚人逆料晉師已疲，而三月中厚施於民，使民致其
死力，傾國而來，且以救齊爲名，俾齊不爲晉用，而秦人助

劉云晉僂倖于鞍之一捷思效于城一夫夫草草人周豈知先王之典天朝顧世守之不焉云首句叙事即立一篇之局

汪云今叔父以下不直落獻捷之非再失轉出使鞏之并亦不必伐齊決進一層作結

惡先諸侯而首從于蜀此其勢豈易挫哉時巫臣新奔晉如可覆楚必為晉告蓋以晉之力不足以制之也然晉之無以制楚由於不能惠恤其民之故使能行仁政而善用其衆同心同德周之十人可敵商之億兆而况強大之晉夫復何畏哉此發明聖人歸責於晉之義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用也王命淫湎淫于色湎於酒善反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國同姓舅舅舅親告伐事而驪不獻囚俘禁淫慝謂越掠百姓取囚也今叔父克也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于王室稱解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天子自稱又奸先王之禮齊謂獻余雖欲於鞏伯其欲受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寧不亦淫從縱亦作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鞏伯不能對王使委屬於三吏三公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相禮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書也王畏晉故私

前年定王邀擊茅戎反為所敗使王人告難于晉而晉方謀齊不暇及此番獻齊捷于周王心不能厭也故首言勝夷狄則當獻捷而中國則不必用此禮兩王命伐之隱然見命之伐戎而不赴不命伐齊而伐之自以為不世出之

功獻捷於王。又不使上卿。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矣。齊為大
公之後。以怒而伐之。我敗王師。獨不怒而置之耶。語語注
到告難不赴上。而却。不明白。說出覺風刺之旨。嚴于斧鉞
傳于楚盟。中國之後。特著此篇。見周室聲靈未替。霸國受
責。惟謹。荆南偽天子。無從厠足也。

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稱晉以接隣國。非禮也。按稱。子稱爵。皆本其接隣國之辭。 辛亥。葬衛穆公。
衛侯不臨。而稱爵。皆本其接隣國之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入廟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哭之。按杜說是也。黃若晦謂如晉之虎祁。則何至三日哭哉。 乙亥。葬宋文公。
葬月考之。知其僭禮。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

師圍棘。汝陽田之邑。按今當為直隸肥鄉縣地。 大雩。以過時書。 晉卻克衛孫良

夫伐廬咎如。赤狄別種。咎音羔。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

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 鄭伐許。不書將帥。告辭畧。呂本中曰。先儒以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畧。不可以一槩論褒貶。

傳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杜解。討邲之役也。邲役在宣鈔魯宋衛方與盟于蜀。旋即悔而從晉。聖人所與也。私考可見中國諸侯不忘晉國之本心矣。以德撫之。孰不改圖。北向遂東侵鄭。 晉潛軍。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伏兵諸鄭。莫干反。 敗諸邱輿。鄭邱輿皆鄭地。晉偏皇戊如楚獻捷。

前已服齊。今又得宋。晉霸有基矣。書伐鄭而不書其敗。重

霸主也。陽橋之役，鄭從楚師伐衛及魯。魯衛惡之，故有伯牛之役。傳云：討邲戰者，以鄭自邲役久服于楚，而無惡不與偕也。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經箋：鄭自撤藩蔽以開楚寇許，近于楚，楚越許而後至鄭。

鄭恃楚，許亦恃楚，乃以其不事鄭而伐之，不虞楚討者，以伯牛之役，敗晉偏師，楚交益固也。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知罃，楚將也。

於是荀首知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

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

反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

以怨陪出德

揀撥不動楚于直示本懷

無怨無德已

轉便又欲求

報便可直訴

本懷却以兩

死且不朽

開應其報德

然後與他明

目張胆說破

正意而彼力

可爭也極操

統之妙

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釁，繫也。力誰反，因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已。王曰：子歸，何以報

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

以為戮，死且不朽。勝任其不。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君稱于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

不獲命，君死而後，使嗣宗職。嗣其宗祖。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

脩封疆，雖遇執事，將帥其弗敢違也。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荀瑩為後來三駕威楚人物，自有一種根柢，故預為叙出。

以見霸佐非偶然也。楚許歸營者，以歸穀臣之故，乃首佐中軍，知其必用，故欲邀一言為後來口實。如成王之于晉公子重耳也。因營疑有怨，釋營疑有德，第一誰敢在楚子意中？第二誰敢已是詞嚴義正，而必欲責之以報也？又從歸晉上，開出死生兩路，尋常報德，動曰身在圖報，此反云身死則含恩，人地不朽，楚德若或不死，而又見用，則以忠於晉者報楚，乃見晉得公忠盡禮之臣，方不負楚君釋纍生還之義，所以報也。觀知武之對，幾不知其後來若何伐楚，然讀至後三駕伐鄭，却未遺以一矢，可見英雄作用，非人所料。

秋，叔孫僑如叔孫得臣子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百抄棘汶

陽之邑本魯故邑今還魯不服畏稅畝印甲之苛政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路氏其餘

民散入廬咎如潰上失民也

必欲盡潞氏餘孽，用心何徧刻如此！且不事撻楚之功，而邀殘狄之利，故于其潰削之杜，謂經闕非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杜解林父之子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宣七年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作之於

晉也，其位在三。」下卿疏云：於時卻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

下卿則餘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等降一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等降一小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下，大夫等降二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下，大夫等降二等

春秋時衛子晉為小國衛之上卿，僅敵晉之下卿，則二子班同也。自當先霸主之使矣，使良夫聞之，不以為褻已。

方知隱公旅
竟勝聲之謬

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陳傳聘而遂盟，以是始發徵也。二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晉王也，萬二千韓厥趙括鞅鞅韓穿荀驪趙旃皆為卿，賞鞅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置三行，以禦狄。今則顯稱六軍，陳傳已兆六卿之禍。不以蜀之盟為恥，但以鞍之戰為榮。邲之敗，先穀旃括皆債事之人，而旃與魏錡欲敗晉，尤晉之逆臣也。即鞍之功，亦在張侯、邱緩之下，乃穀滅其族，而旃括為卿，何刑賞之頗乎。

周云荷非易
位我幾見禽
苟非申御卿
亦不免痛定
思痛在一視
中

齊侯朝於晉，將授王。行朝禮。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脩好，故云晉君不在當此惠。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收矣。」收，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在楚似吝於
報恩歸晉又
勤其報德賈
人無功不敢
有其實勝子
楚子無功轉
欲望其報

齊頃，是木強人，兵敗則服，服則不貳。嘻，卻克已甚矣。厥語足擅辭命之長。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林云：褚，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言知營之賢。

忠
忠誠濟一
心不遠
昔我中
昔好競
無不皆非

列國歸其人。韓愈登東園曰。吾之不姓愛。不爲兩家之亦此。
其如也言如
 李齊見齊人。賦詩曰。吾賦。此平齊。詩曰。如刈矣。
為
 美風山。爲春末之頌。
言濟州之來以觀獄人之笑非
 齊人。文官。魏王。齊。賈。洛京。魏。日。北。齊。也。晉。爲。獄。人。之。

王氏葆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年公子遂往而宋不

晉之盟公懼
如晉侯惡
公之與盟于
蜀也故不敬
然晉誤矣晉
猶畏衆何可
魯

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共謀昏張本乎。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程義一歲一朝諸侯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

侯必不免。」程義天子所未有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詩頌言將不能壽終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敬乎？」敬諸侯則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陳傳傳積晉失諸侯之故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近也於我諸侯聽也焉。

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

雖大非吾族也。補正言其肯字也我乎公乃止。

晉連年不振一勝齊而驕公連年如晉一不敬而叛中國

復見世在鄭

所以日替也。文子直言諫止謀國之忠。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許人敗諸

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按展陂鉏任洽敦俱在許州境晉欒書

將中軍。代郤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地鄭

音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于子反前皇戌攝鄭伯

之辭。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

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也。平其可知也楚子前決之不然側反子

名不足以知二國之成。鄭爲明年許愬

鄭與許皆仰庇於楚而伐許不已。是與楚爭許也。楚人何

以不悟及鄭伯許男訟於楚於是悟鄭之與已爭也而執

皇戌公子國。

明知鄭曲許
直但以救鄭
至故却却一
肩

傳言淫人必禍得亡為幸而貞伯謂祭其得亡此溺于淫祀之言也

晉趙嬰趙盾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

乙亥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莊解出也傳在前年按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此叔姬

乃其繼昏者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地齊

梁山崩記異也按梁山今在陝西韓城縣○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

王崩夷定王崩太子立是為簡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按今河南封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莊解放趙嬰也原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林解作作亂也言我若出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

祭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貞伯

既答趙嬰使者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

乎以得放遣為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原屏以嬰之內亂不顧其親而放之義之公也又不聽嬰

護已之言心之正也或曰原屏自放之罪原屏之專非也

嬰豈甘就放者必請於晉侯行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運糧饋之敬大國也餽音邨

趙嬰淫人求福於神宣伯淫人求福於人似人靈于神然

而先後俱亡

梁山崩經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晉侯以傳

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音避重人曰待我

不如捷邪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伯宗曰梁山

晉多君子而傳必召伯宗伯宗辟重人可發自重人可

見典籍散亡
入鮮知學

豈士會脩晉
國之典尚未
及此耶

崩將召伯宗謀之。對重人問將若之何。伯宗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祭所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纓，武旦無文，微樂音息，入出次，郊于祝幣，陳玉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責之于不可見，不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補傳傳晉君于不可見，遂以告而從之。見晉無脩省之實。胡傳謂重人所告以六者禮之文也，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乎內持論甚正。然重人告以六者，上面自有脩省一層，觀而已字，若之何字，使人自會。伯宗依樣入告，不添一語。伯宗之咎也，請見不可高人也。薦賢何必請於賢需才之際，伯宗不能舉之，與胥臣之舉冀缺者異矣。此穀梁譏其攘善無績歟。

直道相伸而
鄭已奔之去
勢合也

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前兩年鄭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地陳傳外君臣此他放。宋公子圍龜，文公爲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而代已爲質，故怨。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龜之難。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龜之難。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鄭久服楚，一旦來歸。晉霸將復振矣。然天王計至，霸主宜帥以哭臨，且覲新君，使曉然知尊王之義，而僭王者不足。

與也。何以一盟後了無餘事。故既得鄭。又將失之。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補注。

經

丙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杜解魯

之功至今無患。故

取鄭。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

費卒。

悼公卒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

按楚始書。

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

帥師救鄭。

傳

簡王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盟。

子游

公子。相授玉于

東楹之東。

禮授玉于兩楹之間。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

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

鄭時不得志於楚。因倚晉為援耳。何嘗心服哉。視流行速。心術不定。成未可恃也。

二月

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按立武宮。言建立武公之宮也。杜氏錯會。

下文立武乃增

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

由人也。

按立如立德立功之立。言武廟之立。欲立已。

萬充宗曰。公羊武宮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一年有事於武

宮。卽此武宮也。蓋鞆戰時。禱於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廟。魯

人不知其非禮。且儼之於魯公之廟。而為武世室。明堂位

遂修言之。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自其崩薨之

後。其廟世世不毀。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至閔公親盡而

毀矣。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忽然更立。違例背制。而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五

猶稱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陋。而記禮者之疎也。朱可亭曰。季氏自多其伐。齊取汶田之功。立武廟。以示武功之當崇重也。

取郭言易也。

恃霸者之睦。而脅附庸以自肥。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晉大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種戎別侵宋。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師于

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

登陴。聞說謀故。

又云所謂海翁。忘機。鷗鳥。不飛。海翁。易。慮。鷗鳥。不下。者。也。又何待。良犬之通。消。

隱耶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郇。古國氏之地。沃饒而近鹽。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音古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補正為僕

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寢

之謂獻子曰。何如。言是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

地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按惡下文杜解云。穢

穢。穢惡之積。水無以流之。與人相觸遇也。墊隘。杜云。羸困也。

為困頓之名。不以地言。墊隘。杜云。委頓也。然則墊隘是借用字

錄。改云。墊隘。則民愁。更非。墊。丁念反。於是乎有沈溺重

之疾。沈。溺。濕。疾。重。腫。足。不如新田。邑。今平陽。絳。土。厚。水。深。居

之不疾。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入河。澮水。且民

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疏云。十者。出平陽。入汾。惡垢穢。水。且民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一 成公

六

唐云。沃饒近。鹽。不過是貨。利。土。厚。水。深。方。是。地。利。民。從。教。直。以。義。為。利。矣。

馮云。以樂利。為主。前段言。不利。後段言。不樂。以新田。夾寫在中間。為章法。

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

云民居近寶則廢農爲商貧富兼併則貧多富少貧者無財以供官富者不可以倍稅賦稅少則公室貧也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爲季孫如晉傳陳傳凡自遷其國郤不書公說

晉生齒繁庶。絳不足容之。故謀遷諸大夫。扼定沃饒近鹽。以爲國利。君樂韓厥力破沃饒二字。中段詳叙新田之美。末用反掉。一得一失。分外瞭然。點出不可謂樂。卽不可爲利。以見樂利者在此不在彼也。遷國大事。一言而定。獻子其有功於晉哉。

六月鄭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

戰○危○事○也○受○大○國○之○命○而○構○怨○強○隣○可○乎○幸○孟○獻○子○主○其○事○不○敢○深○入○與○之○言○事○晉○之○利○而○已○于○是○宋○遂○服○晉○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前年與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地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

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

侵蔡直爲蛇足雖曰從善然已避楚則彼此相當也

出大抵用申息之師爲經營中國之本。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師伐商密。其敗于城濮。楚子曰：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

申公叔侯成齊文九年息公子朱伯陽此年以申息云自
蔡而後此囊瓦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昔周宣王之世申侯以

王舅爲南國之侯。合諸侯亦在焉。趙同趙叔。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中。荀首中。士燮。

欲戰請於武子。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軍佐。范文子上軍。

韓獻子韓獻子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冀楚師去乎吾遂三旌

賣仁甫義

卷二十一 威公

卷之四

二句反揭起

衆不在人而在善治國名

此。此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當。故不。雖克不令。朱解：幸而勝楚，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以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皆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武子得從衆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按欒書立意戰楚三卿一言而止，可為聽謀遷善之法。楚伐鄭，喪而晉救之，楚師還，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救鄭之功，可謂勝算矣。而又侵蔡，是遷戮也。聖人以救患為德。

不以遷戮為功。武子知難而退，故不書侵蔡之師。蔡人從叛，故不與楚人之救。

經 丁丑七年春，王正月，鼫鼠食郊牛角，敗卜。牛鼫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杜解：稱牛未卜，且免放也。免牛，吳伐鄭，吳始見經可也。不郊，非禮也。鼫音舍。書不郊，聞有。秋，楚公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書三望，非禮。秋，楚公

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按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有馬陵城，公至

自會。吳入州來。楚邑，按今在江南壽州北，嚴氏曰：『得州也。』

冬大雩。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詳說鄭國雖小，尚有典刑。鄭子來朝，聖人訪以官名，書吳伐鄭，貴鄭賤吳也。

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也。』杜解：振，整也。旅，衆也。

趙之與蔡，鄭也。

成公

始懼楚也吳
之伐鄭季
無日矣夷狄
張則中國危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一
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慰。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弔，憐也。小雅：刺在上者不能。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

不亡矣。陳傳：傳見吳人。不亡，中國而識者懼。通吳于上國，因吳以敝楚，非聖人所欲也。吳僭號，淫名聞于天下，猶之楚也。中國既有一楚，復增一吳，文子之所以懼也。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

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鄭地。音凡。諸侯救鄭，鄭其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因，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

知諸侯未嘗
軍楚師也

盟。且莒服故也。莒，牢盟在五年。莒本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晉侯見鍾儀，張本。晉霸振矣，合九國之師以救鄭，而君親行，急於恤患矣。鄭恃諸侯之救，其臣亦有以自奮，遂攻楚師，而鍾儀囚。楚不敢肆，不可謂非晉之功。然合九國以禦楚之偏師，不能毫末加於楚，反不如鄭之有功，又以見晉之怯也。

注云此傳吳
入州來而原
叙到巫臣之
通吳于晉因
巫臣之通吳
于晉而原叙
到子重子反
之構怨傳以

楚圍宋之役。杜解：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邑耳，不得邑，壞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

臣為線索
見楚之弱于
吳子重子反
為之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曰爾以讒慝貪恠舍力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皮音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按出師之制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春秋則以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又別有二十五人為兩從之所謂偏猶可移動故於晉千乘中擇兩之可選者共得百五十人為卒以適吳故云兩之一蓋以偏之一兩之一蓋一乘也兩之所謂偏猶可移動故於晉千乘中擇兩之可選者共得百五十人為卒以適吳故云兩之一蓋以偏之一兩之一蓋一乘也

連下三教字
是巫臣積怨
出力與遺
子書暗照

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陳傳傳見子重奔命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而伐鄭子重子反於吳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諸夏也補注林氏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戰淮西北為吳有為亡郢之漸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二臣以私怨殄人之宗分人之室異日入郢有由然也州來者楚人與國吳得之足以窺楚然楚衰晉强由于此吳强晉弱與吳亡越霸皆由于此末段實為春秋下半部之綱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良夫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

言不事
焉。威林父邑林父出奔威隨屬晉林解晉因衛
來朝而反其戚邑陳傳傳見不書以戚叛。

林父世專衛政而倚晉卿為援定公思逐之以威奔晉公
之如晉恐其挾晉卿為害而先以其惡訴之也晉不能討
林父正其竊邑叛君之罪但反戚以結衛之歡徐圖林父
之復蓋晉卿之謀也。

經戊寅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莊解齊
故晉來語魯使晉樂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

公使華元來聘元昏聘不使卿今華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葉石
林日何以書以宋公使壽為得禮也昏禮無父母命之無母
已命之壽言使無母之辭也禮國君有求昏之辭曰請君之
命非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未嘗不親命之公羊云不當親
也命非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

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
子天王王者之通稱按此與文二年同趙氏謂加命則

公即位天子初未嘗錫命何加之有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女既適人雖見

出奔猶以成人禮書之終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

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

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衛人來媵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鞅之

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食肉晉侯聞之反其所取侵地王氏

謂恐無是事但說苑載之更詳或有之也然魯地為齊侵得

之本非齊有還魯季文子餞之行飲酒私焉之言曰大國制

是也復歸齊非也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

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之戰今有二命曰歸

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

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詩曰女也不爽也差士

提出敝邑之
舊見本為魯
田齊以不義
得之今以義
歸魯何可二
命

馮云上已明言二命之失因未痛快引詩從二三其德句反覆批駁惟前能留層故後極暢一層翻作數層

貳其行士也罔極也。二三其德。詩衛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音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雅曰猶也。未遠是用大簡也。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茅氏謂沾沾耳語不足以明大義。孫氏謂私言易入正進言之妙。皆非也。萬充宗曰。僖元年公賜季友以汶陽之田。及費。此實季氏之私也。前取汶陽田。季孫取之也。故行父獨私于韓穿。非為國也。只有責晉無信義一層意。而處處以諸侯解體夾寫。蓋晉結齊好。故以汶陽歸齊。豈知以此固交。正恐以此解體。直刺晉人之隱。

晉欒書侵蔡。杜解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楚大楚師之還也。謂

追叙

帶叙

年遇于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也。知莊子范文子韓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名。按韓其君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如流喻速。詩雅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也。用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之會伐蔡。門於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蔡逼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不從諸侯者四十八年。晉人侵蔡。遂侵楚。繞角之役。又侵其與國之沈。欒書用三子之謀也。傳以其鋤強楚之勢。故與之。而經以不能舉楚之罪。徒虐小國。故于侵楚略焉。

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殺同括以樂
欲為主卻又
從樂指也
無一字觸樂
卻所忌故言
易從然以理
論之成季之
勳自當有後
宜孟之忠其
忠安在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詳說宋三世內昏於魯共公有意於正家也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杜解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

為亂。樂卻為徵。樂氏郤氏亦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莊姬從

姬氏。晉成女畜於公宮也。畜養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勳，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合

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

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周書康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

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殺同、括，當以傳為據。晉世家屠岸賈欲滅趙孤，孔疏已辨

之。毛西河從史遷晉討趙盾之說，予謂如此時討盾之弒

君樂卻主之，則韓厥安敢言宣孟之忠也。四年冬，傳大

書樂書將中軍，則書固秉國之鈞也。趙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則書之欲逐趙宗久矣。嬰通莊姬，姬在公宮，苦無下

手處。書乘同括之惡，嬰遂與逐嬰，又乘姬之怨，同括遂殺

同、括。讀首句，則所謂原屏為亂，明是冤獄。韓厥云：辟王賴

前哲以免，以辟字暗加同括身上，倘為同括訟冤，正犯書

之所忌。蓋意主立後，是非不必甚明，又引書不敢侮鰥寡

以孤兒寡婦動之，皆善于立言也。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名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邱公。莒子立於池上

池城池也。渠邱邑名。按今屬山東安邱縣。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賣金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分明指楚

汪云挾進一層破其僻陋在夷語

晉與吳通而不許鄭之事吳鄭與楚比而不許許之

為虞也。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附注：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

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苦潰傳

巫臣之為莒慮，非愛莒也，懼莒之折而入於楚也。正是怨楚之深。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也。

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七年，吳成公賂之，請緩師。

文子變，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私公

不雨，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郟。

季孫不能理，折文子而行賂。文子豈受賂者，不知人矣。然

吳伐郟而晉不之救，郟服吳而晉謀伐，何以服小國之心。

文子不失事君之忠，而語語脅制，傳特著此篇，見小國受

役於大國者，冤抑無告，皆如此。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杜解

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補注說者云：羸姒已曹邴

媵，弋同姓，國少疑此，禮難行，蓋自大國吞滅後，言之不可語

成周盛時，如衛晉來媵，苟非先王之制，循習已久，安肯如此

按齊人之媵，蓋齊魯方睦，而齊久事晉，因晉人來媵，又以宋

為王者之後，得備天子十二女之制，故也。考宋之六卿，同於

王朝，則女備十二，非過制矣。禮王后歸於京師，以姒從，本

國三人，三國媵之，亦以姒從，各三人，故為十二。諸侯二國

媵之，故一娶九女。顧姒娣行次不同，共適一夫，聖人制禮，宜

姑闕之。

顧亭林曰：十二公之世，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

妃所生，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

貴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萬充宗曰。媵必與嫡偕行。必先期而至。嫡媵相習。並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媵以今年冬至。此為得禮。得禮而書。以見齊晉後期之失也。按程子胡氏以伯姬之賢。聞于諸侯。故晉齊來媵。夫伯姬以宋災守節。乃見其賢。豈初嫁之時。即知其賢。而三國來媵耶。毛西河謂春秋揚美之意。夫來媵常制耳。何足為美耶。

經

已卯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莊解公至白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嫁女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伯姬也。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

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鄆。

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城。上曰潰。楚人入鄆。

莒別邑也。補注。伐書將入書人。一事再見。略之。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

中城。魯邑也。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

家則堂曰。叔姬之歸。以至於逆喪。皆繫之於杞。春秋與其

能歸而為之書也。自此見之。史傳去婦復反者多矣。未聞

既去而遂絕。絕而不復者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之說。按出者。令其至母家省過。俟其改而復之也。若已適人。則與廟絕。

范女子非不
受善言者自
前此賂緩師
後薄其為人

經凡書來者彼自然而來此非有所強也如來盟來歸來
賄來祿來賂之類今日來逆則杞伯自來逆也叔姬卒以
計至杞非以勢力脅之使逆即以勢脅之何必其君親至
哉傳云請之者杞伯請之於我而後來逆也杜以為公請
于杞誤矣意者叔姬之出非其罪杞伯久而知其枉故於
其卒請喪耳為杞故言不得與廟絕生為杞夫人沒當耐
于姑也為我者恐魯以無罪見棄責杞因躬自逆之也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晉人懼會于蒲以尋
馬陵之盟馬陵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強尋盟何
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
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陳傳傳

諺吳人不至為厲公會鍾離傳于襄三年再記吳人不至為
倬公會威傳皆以見吳初不敢自列于諸侯而晉求之急

行父之言本非無意文子之對亦是有心然魯不能自強
終為勢屈晉無以服人何以主盟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子鄧為晉人執鄭伯傳

小國求成大國則用賂而大國求小國亦復如是是楚衰

晉強之驗也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莊解韓奕詩大雅篇

名穆姜伯姬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

施及未亡人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先君猶有望也先言

君亦望文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詩抑風

子之若此成公

為出婦人愛
安情長有一
段至性在內

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晉人來媵禮也

秋鄭伯如晉

晉人討其貳於楚也

執諸銅鞮

伐鄭鄭久使伯繻行成

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

也

明殺行人例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前此蜀之盟楚合十一國之大夫

晉何能盡執十一國之

君蓋不救魯衛自覺無顏

魯衛受盟伴為不知也

至此霸

威稍振鄭伯悔過來朝

不以禮接而執其君

殺其使伐其

國皆樂書為之也

夫敬其君者必致禮于隣國之君

卻至

是也不敬其君者必無禮于隣國之君

樂書是也傳止斷

其後一著以執君非禮無待言也

自此楚一招鄭鄭即比

楚以撓伯主

凡二十年

諸侯以失鄭為憂

其孰階之厲耶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囚

楚以撓伯主凡二十年諸侯以失鄭為憂其孰階之厲耶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囚而繫拘摯者誰

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鍾儀在七年召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潁人也樂丁反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楚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

為犬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重而夕于側也子反言其

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犬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

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

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

此篇主腦

賈左補義

卷二十一

成公

七

此篇主腦

賈左補義

卷二十一

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

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楚為下十二月晉

晉之所以為霸主以其尊周攘夷為小國所依也乃忽為

平晉楚之說十二年宋西門之盟遂與楚成其後向戌為

宋之盟實托基于此春秋一變局世道升降一大關鍵

也前此邲之役荀林父待盟有口卒為楚覆至此晉霸畧

振而景公復圖苟安不知楚不能以兵力服鄭而重賂使

鄭之貳使倆可見矣晉如惠恤其民以大義服人何楚之

畏總總焉惟成是亟亦足恥矣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

申楚入渠邱在解月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

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楚遂入鄆

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經筌楚居荊州道遠于莒莒在吳

其前魯不敢議其後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

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

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疏云浹周匝也從甲詩曰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

得人承代菅古顏反蒯苦怪反蕉在遙反

七年莒同盟于馬陵今年盟于蒲其無備也恃晉故也而

晉方將結成于楚不敢救傳深責莒之無備而與上篇

連叙以見克其三都無地不為蹂躪天下無伯則列國皆

注云兩城俱
惡總收到無
備下文從無
備罪莒又推
開一步用備
字反掉手法
最變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也亦晉自致之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

此秋晉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

師以圍許

爲將改立君者而紂

晉使緡緡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

臣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奉金
晉傳

楚報之

辰月
十

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後孫林父出衛而立

何如耳

如謂寧用他人則周公康叔非武王之弟哉

四月五

交不徧刀不交書一郊者四唯此年五卜疏云當

二上比自

不吉乃止也。王人公卿士大夫皆曰：「不吉乃止也。」

仁 景 公 州

蒲非也。死ノ来。勝非禮也。

立
獮

乃候反利
晉大夫○羅徒
日壑限大宰子苟楚

子

使在

箭子叉

前年○鄭晉命也○
晉命衛

鄭公子

班聞叔申之謀和魯公立三月子如班立公子繻

盡其心而後

卷一

咸公

卷

夏四月鄭人殺緇立髡頑鄭成公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孔疏應邵云晉屬公以終會耳非生立爲君也傳失之鄭子罕穆公賂以襄鍾鄭襄公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皆穆公爲質修澤地名按今在河南原武縣北辛巳鄭伯歸不書鄭不告人

晉人舉動一不善而立君殺君小國費幾許荼毒執君歸君晉亦費幾許周旋皆樂書謀國之不臧也晉侯有疾立太子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杜氏謂生代父位或曰直書晉侯著其惡也或曰州蒲以世子主會序諸侯之下則失列乃就景公始謀徵會之稱而書晉侯竊以爲皆不然如

果州蒲主盟何妨書諸侯會晉大子州蒲伐鄭伐鄭在五
月周五月夏三月也杜註景公卒於六月七日周六月夏
四月也正何人獻麥之時非疾五月卒亦在五月也想景
公未會之前早已得疾而期不可爽故令大子從行至鄭
會諸侯疾甚不能終事乃先歸晉使太子攝行君事終伐
耳然則此行實景公主之且景公此時未卒何爲而不稱
晉侯故晉以親會告而史書之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統箋有神巫故名巫而問之壞音怪覺古孝反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

或云左氏此等文皆有乖倫理不知景公妄殺抱愧於心結而成夢非謂實有是事也觀下二豎之夢豈

賈仁甫氏

三

亦趙祖所為
平蓋傳為天
下好殺者示
戒耳若國語
所言杜伯射
王此誠有乖
倫理故內傳
不錄
周云以好殺
致夢以多夢
行殺心已死
矣欲不死得
乎

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名醫為之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肅，肅也。心下膏，膏也。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達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使甸人主為公獻麥，饋人為之。名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也。腹滿。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君子脩德立命，其于死生之際，如陰陽寒暑之自然，理有定也。景公悞聽婦人讒言，殺其世臣趙氏，其心必有怵然不安者，故常有懼心，而人窮反本，天理益明，懼心益甚，故心之靈爽夢幻大厲，及聞巫言貪生畏死，憧憧往來及其疾也，又常有倖心神益衰，倖心益甚，欲于百死中求一生路，不得，故尸居餘氣，夢幻二豎交鬼神，醫知生死，其言悉隨吾夢而無異，傳述其殺桑巫，稔惡于終殺小臣遺禍于後，而殉葬一事與秦穆宋文而三皆天帝所不容者也。雖有服齊之功，已萌成楚之志，氣昏力惰，鬼神乘之，安能繼文襄之業乎？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患，不得其人還害身。鄭成無道，不及晉惠之於飴甥，傳言非賢君不可為此謀，況不善之人乎？其斥成公至矣。

秋公如晉

親弔

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莧未反

是春晉使糴莧至楚

結成晉謂魯貳于楚故留

公須糴莧還驗其虛實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林曰不書葬以公親會為恥也

石葉

天子之喪諸侯送葬卿弔魯侯親弔于晉是以天子之禮

事晉而又過之也晉安然受之又不止其送葬是以天子

自處也晉實不德何以責貳晉不自反而一意陵人魯不

自強而屈禮受辱交譏之

